湖廣通志

湖廣通志

唐

本府 黃岡縣附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賴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莫敢聞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

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女巫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宋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閴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

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
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
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
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午移廣陵丁酉
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
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
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快哉亭記

蘇轍

郡人張夢建亭東坡扁曰快哉又為之作詞今無文惟末句云一
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東坡弟蘇轍字子由為作記江出西陵
始得地平其流奔放四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
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孟德謫居齊安即其

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山之勝而予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臨皐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清浪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乃得翫之於几席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俗以稱快世俗云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民安得而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illegible]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

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
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
不快而況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
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
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鳴軒記　　張文潛

鳴軒者文潛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其往來以避寒暑
之害而高飛遠舉能脫乎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羸憊暗不見事
幾得譴斥於聖世幸恕蹇於泥塗寄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
於鳴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予居此以己卯之秋其
還也庚辰之春其數大發聲暵澤中微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
無類乎客曰然

安國寺記

蘇軾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不忍誅以黃州團練副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得者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皆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而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日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偽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甍易新之嚴麗深隱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五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祀瘟神江淮之舊俗也

永興禪院記

王禹偁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僧者故老通而呼之遂以爲常耳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院録去因刺史杜僕射以白雲觀建爲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黄者疑唐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黄鄂之屬郡也或以宗族與之于時皇綱弛紊官紀僭殄僕射之稱不爲異矣其隨郡遷徙立院於兹兵掠火燔曾無寧歲乾寧中楊行密盡有江南之地天祐二年

楊公卒其子渥稱嗣吳王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恩爲黃剌史始造院宇崇佛像彥恩母王氏捨粧奩鑄鐘一尚在主院之僧傳法之祖變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郢中名山也山僧曉禪世謂之紫陵和尚[illegible]後捨兹院遊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師次曰同一次曰行[illegible]次曰節運次曰延眞次曰自正此五僧者自前唐天祐止[illegible]祥符初有若蘄州三角山龍門禪院自南開堂演法自[illegible]凡入世姓解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雙峯山淳化中[illegible]蘄州曰雲山廣教禪僧智雨嗣與院事智雨者漣水人姓朱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歿滅壽八十一夏臘二十七臨終召院衆付囑今長老仁辯仁辯遂寧人得法于智雨者也即以某月十八日荼毗之法起塔於長圻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衆陞法堂有

僧玄質問曰如何是大齊安境答曰云後面青竹邊道觀前綠水此之謂又問如何是境中人答曰火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傳法僧舊有堂廚各五間郡人王禧捨錢二百萬造殿再與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室郡之衆率錢二百萬建老長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部押丁文燧捨錢五十萬建浴堂蘄州人王眞捨錢四十萬創菩薩堂塑彌勒佛里人周遇捨菜園此之謂檀越知院從節申牒公府維那敎功掌設宮堂司供養殿主有恩掌化慕施利典座義超掌苞廚有感省愼掌墾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爲住持傳法僧無祖禰道高衆伏則推之知事僧無資級才堪心願則爲之故上下熙熙而忿爭不作矣禪者儒之曠達也律者士之名敎也浮圖氏離而爲二罕能兼之其甚者率相矛楯過于仇讎惟長老仁嶽禪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伏衆

有來斯應虛往實歸禪其心也一衣一飯之外日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禹偁至仕以來治僧訟多矣獨愛其無親疎無人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力則信而使之去而不強推而不竟渾然幾乎道矣故物而為之記至於院宇之至嶠田園之廣衰道具經典祖庸什器請書石陰

子姑神記　蘇軾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炳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illegible]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是日至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

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蘇軾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為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
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
家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
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
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
隸字釋之不可以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
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
甚異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
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眞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為
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為不然今為鬼為仙固不可知
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也其字
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為者昔曖

神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
石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吳世人所覺常少所不見
常多矣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性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
知者

黄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離近侍猶忝專城循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黄州地連雲夢
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又戶不滿一萬稅
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求言養民活亦藉循良如
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謗訟之民束
縛儉猾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況當求理之朝必[illegible]其言之
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
拜章論列時事入直迴則閉閤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趨

名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錄
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
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
逃周公爲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
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 皇帝陛下雷
霆霽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覺投杼察顏回之盜餅或
出如簧未令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寒無援文
雅修身不省附離權臣秖是遭逢 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昧
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慍於群小誠有
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典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紫垣最
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已遇 陛下之至公
仗當歸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

未免謫居之歎霜推風殄芝蘭之性終否日星遠天高葵藿之心
未死仰望旒扆不勝涕洟

劉侯興學記

聶炳荊門知州

國家之制百爾有位凡在官禁不得樹碑訟德所以防要寵杜
貢諂也終更則弛其禁所以順民情勗中材也然則人之有善
不沒其實亦君子之用心哉予舊貫者道經荊安郡博士而下暨
學校諸子登予舟而致請曰劉侯之守吾郡三年矣今茲告滿
言旋吾徒獨不能忘其劉侯嘗注意於學校也子盍爲我文貫
事於石予聞斯言因詢厥故諸子合辭對曰郡學舊置四齋以
訓諸生因仍相承常虛其一劉侯下車即復舊貫於是學校倏
忽壯觀矣予從而詰之曰劉侯之政如斯而已乎諸子復曰政

有大小有善不足改之大者善足者莫如學校況劉侯斯舉非直為觀美也凡諸生誦習之節課試之法靡不各臻其實而諸生駸駸然知方矣延祐設科以來齊安之士無與計偕者劉侯上斯文郡人蔡堅趙宜相繼領河南行省鄉試文解皆吾侯鼓之舞之之功也吾徒安得而忘乎予因是深有感焉世之所謂興舉學校者不過丹雘廟貌粉澤虛文鄙俗相誇若浮屠老氏之所為嘐嘐然號於人曰報本云者豈知本哉甚則視學校猶蘧廬視師儒猶屬吏追呼控御如遇諸冗僚暇則按歷布算斗粟貫繦一有締繣大挫小辱立中奇禍借曰位學官者或其自取然豈愷悌忠厚之道哉觀劉侯之所為則其賢不肖之相去何其如是之懸絕也予行將有學校之責聞諸子之言惡然若有以啓予者故不辭讓遂次第其說俾歸而銘諸石侯名魯字景文

保定世家撰初暨終判官陳惟嘉經歷馮天澤與其僚莫嗇實左右之附見於此

重修竹樓記　　龍仁夫 廬陵人

齊安故江淮間斗僻郡然以江山之勝望東南岷江嶓漢瀰澎浩渺來天際赤壁巉巖其涯過武昌樊口諸山蛟翔鳳峙森森獻狀茲其爲勝已然談是間登臨之美剩稱竹樓曩宋翰林王公禹偁字元之來守黃郡即城西北隅雉堞蓁滌穢作小樓二間爲退食之娛不瓦而竹從土宜也風霆雨蝕存圮存新新復圮蓋三百年矣至元順辛未冬侯疇楚公初蒞郡憑高踟躕曰是宜新之既期穀登民和寮寀雍肅刑清訟簡長白湛然於是謀之監郡公暨佐貳諸賢究廢興脩故董掄材鳩工改作此樓棟宋樸棂𩊆檐欞閾黝堊漆冊悉如度蓋捐俸廩與官計之羸而

民不與知焉登斯樓也所謂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與夫夕陽素
月之觀煥然如在至道咸平間屬予記客有聞而勸之曰王公
茲樓之勝竹之助亦多矣今不竹而瓦何居予曰陋哉客也崑
山之旿以玉抵鵲彭蠡之蚩以魚飼獘大則繁故也黄岡之人昔
者刈竹如菅蒯今者得竹如金珠夫後人之存古也存其意而
已而矣竹之拘客又曰君子擬以其倫今之搆斯樓也其猶昔
人也敏予艴然曰客陋甚矣夫善論人者不于其迹于其心黄
爲郡歷世稱遐陬非羈人謫客左遷逐黜退不至是間王公以危
言直道獲譴當朝自玉堂而除而楊而至是州也江湖魏闕之
情蓋不勝黯被鶴氅華陽爐香易卷云少寄其遷謫無聊之情
天朝混闢來黄爲腹郡且天曆初皇帝曆勞於外嘗駐蹕焉顧
南州赤子遠天京勸勞擇良牧俟以弟冠名流天官清選佩二

千石殺爲此來而何玉公之比所謂迹也天壤間傀人偉士有曠萬里而同襟懷越千百年而合符節者忠而已翰林以淸忠鯁亮爲宋名卿侯以公廉方正爲元鉅公心術行事軒軒磊磊揭日月中天非予所謂曠萬里越千百年而胸合者乎矧長貳若屬無不心侯之心者然則茲樓之勝燦映今昔夫奚疑客語塞則續請曰將無異予於是絕纓大笑曰老哉龍子昔人所謂中書君老而秃很執筆從王公後茲其爲異與客相與發笑粲然遂書畀石工勒

本朝

重修儒學記 節文

朱節 山陰人 推官

黃爲金楚東藩地當水陸之衝西北多山其南暨東界以長江浸以諸湖其中可畠而田者不及什之五然財賦所需視他郡

殆數倍焉不啻也賦入既贏而民或嚚於訟庸是守茲郡者僉
司常難其人蓋罷於使節之旁午窘於逋負之征求而仍之以
訟牘之煩委其日力有不逮肆於學政往往頹廢莫之或舉矣
勢則亦有然者西蜀金公貴以正德歲壬申來守茲土初謁學
宮見殿宇頹圮顧僚屬曰此郡政之首而廢若茲乃吾責也公
又悅而思曰物盛而舉時也今積逋如山上下奚依賴乃親詣
學宮度地而營之謀曰戒工始事於乙亥仲春之甲午迄功於
季冬之丙子不卒歲而功成是役也因其敝而葺之者 大成
殿暨兩廡四齋戟門碑亭為屋六十八楹撤其朽而新之者明
倫堂鄉賢祠暨膳堂全宇為屋又四十四楹拓其舊而創之者
為崇文閣為屋又五楹木以株計者一千七百有奇鈔以貫計
者七百四十有奇工以日計者一萬五千有奇其萑蘆之費

出於公帑一不勞民時貳守廣陽王君相通府山陽牛公諸創
門毛公應時相與共襄厥美而司訓烏程湯君鼎實董其事之一
勞用是人不擾而事易集其規制大都是舊地廣五之一屋增
四之一宏偉壯麗甲於諸郡既落成公乞歸西蜀庠之師若弟
樂公之志有成而喜游息藏脩得所相率造余請識其顛末勒
之珉以識公於不忘予乃復進諸生而語之曰若知所以脩復
學宮之意乎今夫珠玉奇寶也人之所以愛之則必為之充互
具篋五采櫝而函之匱匵以備觀美盡璣璇珪璋厥有依賴今
飭茲學宮贍仰有資儲養有地當何以自效諸生生長是邦昔
之名賢碩德休風餘韻足以振起後人如蘇王之文章如魏國
之政事如二程之道德耿耿焉法當時而傳後世今果克奮然
自立一以古人為依歸而不徒弊 焉攻舉業之聲病以為能

此固余公櫝玉亟珠之盛心也此固 朝廷設教養士之本意
也抑亦二三子之宿以自期者也余故爲拂石而書之

增置學田樂器記 節文

沈鍾 金陵人 副使

弘治丁巳冬天台盧君濬希哲者以刑曹郎中擢爲黄州守臨
妙而質毅提學傳而才識超邁適視郡多淫祠擬梁入公故事毀厥
像放諸江流一時土木之妖殄盡每朔望詣學宮謁 先聖比
見後堂棟老就壓卽多方規措市材叢工撤而新之下逮齋號
之類煥然改觀于昔學旁民有侵漁官錢拐宇違式者因械治
厥罪適校官有廨舍傾圮假處齋號者給而與居之又民有以
廢寺田訟于官者度其田于寺于民兩持不可與乃慨然曰夫
是田與其如虞芮視之寧歸之學宮如汶陽之于魯不尤愈乎
觭請于當道以其田爲其學義田募農耕佃除常稅外歲所

租租百石積于公廩凡補葺宮宇齋號之費及助生徒貧不克
舉婚葬者悉於是乎取給抑春秋丁祀樂設而不奏器亦竊散
併歌舞者亦復之人緣是預於樂器之敝者飭之既備特延南
京神樂宮羽流某至揀民間童兒十許輩教演幾三月歌者舞
者弗復之而丁祀時洋洋然于于然聲容駸駸然于人耳目間矣
孟軻氏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君蓋急于當務者矣軻
又曰所惡于知者爲其鑿也如知者若禹治水行其所無事則
知亦大矣君行所無事者鑿云乎哉茲固庶幾乎大知而無歉
焉耳教授舒君旌司訓王君瀛方君鼎李君麟甞以君究心于
其學宮請予言記之併勒其所以于碑陰

文廟祭器樂舞生記 節文

歐陽旦 安福人提學僉事

弘治戊午黃州守盧君希哲履任之初恭謁文廟深以禮樂器

數殘缺弗稱爲懼迺考圖定式鳩工集材凡鐘磬舞具籩豆尊
彛笙鏞搏拊琴瑟柷敔塤篪干羽之屬缺者補[illegible]者修[illegible]添不
備者以縣以繒擇民間子弟俾肄習教之歌舞而復其舊明年
己未秋丁事君率僚屬師生行釋奠禮籩豆旣嘉笙鏞旣成干
羽旂纛翠纓旄列傳士弟子員舒遲張縱等以予職司學政請
紀于石噫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尊崇之典未有盛於
今日是故韓起觀禮而知周之所以王季札觀樂而知王化國
風盛衰之所以畢盖儀文度數聲容節奏之間實精神心術道
德風化之所寓古先聖帝明王化民成俗率以是也 國家以
禮樂爲教百三十年于玆以民之師帥祗奉德音播告攸令
脩廢擧墜俾窮鄕下邑復覩禮樂之盛爲吾徒者尙求其本措
諸躬行實踐使凡民有所觀感興起相率而歸於大順至和之

中也哉君名濬希哲字也浙之天台人其器數樂舞生姓名刻於碑陰

重建學廟記 節文

楊溥 石首人 大學士

廬江錢君畯由進士評事大理出守黃郡以廉勤涖事以平易近民不逾年百廢斯舉官府無事重惟郡學寔 朝廷所賴以宣教化育人材祀典係焉歷年既久頹弊不稱乃謀僚屬捐俸金傭力鳩工掄材陶甓圖維新之於是郡民好禮者亦樂然趍事乃拓故址度之垣之剏其廉隅甃之石之必底龔寔乃締搆之經始於正統二年三月越明年秋訖工殿廡門墻有位其嚴神庫神廚有事維備明倫有堂授業有齋教官廨宇諸生遊憩之所維正維宜維厥攸寧告成之日郡人咸謂前所未有教授安城吕遜具其事請記之孔子之道本乎天具乎人心載諸方

冊不叙於異端不泯於烈熖亘萬古猶一日也前乎堯舜以是
而帝禹湯文武以是而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以是弼亮之世
臻大順民樂雍熙禮曰四代三王惟其師此之謂也有司不有
徇名忘實者乎若錢公者可謂能體　聖心無負所任者矣予
因是記其槩同事諸君子題名碑陰

重脩學廟記

黎淳 華容人 尚書

入湖藩首臨黃郡諸公署首登郡學其大成殿巍然高峙冠冕
一方左右分兩廡前竪戟門又前竪橋星門崇廣亦遵今時王
制質文兼脩其宏麗焉其明倫堂邃然端坐擁護前殿左右列
兩齋後爲膳堂爲祭厨官庫爲弟子舘爲倉廪又略倣太學之
制品式全具甚整齊焉遠而望之丹青煇煥如瞻闕里之宮墻
近而即之禮度詳明如見杏壇之制作可以尊祀先王啓迪後

學博之萬世而無斁矣惟茲廟學古書院故址也舊皆傾圮今一新之誠有大功於斯文舉其綱者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繇昌吳公惠璧振其紀者布政叅議晉陵劉公廷寶按察僉事仁和郜公叔璋經營其始終而成之者前郡守嘉興俞公浩今郡守上海王公霽助其力者同知李侯恒通判張侯英龔侯鑑推官余侯買董其役者郡幕萬貫廣陳琮教授汪高訓導葛贄林勝造端於成化辛卯之秋畢事於癸巳之春都憲公乃謂其屬曰斯舉也當銘其德以告于太史氏有其人乎衆曰當請于章容黎淳遂遣使來惟黃淮楚要衝江山萃秀昔我 高皇創業時則多武將金戈鐵馬從征於四方後暨列聖守成時則多文儒金榜甲科敭歷於中外惟以地之靈鍾為人之傑焉爾然而氣質不齊凡事業亦異必有待於學校之教然後其桀者化為仁邪者

變爲正昏懦不立者改爲聰明才辯各得其中醇而無疵也今幸值元會合國家太平之治薰蒸百年氣化洽清又幸都憲公暨郡之諸侯皆仁厚之政壁雍千里風俗淳茂賢材生於斯時有足觀矣冠帶縉紳來游來歌得盡納大川崇阜之英華聚於學宮悉爲時用安可不務學哉然所以學之法何如今提學按察副使莆田嚴公宗源之教條量學者資性高下程限書司令其默而識之次乃及學舉文字而黜其幽而陟其明蒐揀俊良供給國家此其要也若等而上之性敏者既治一經又兼通一二經之觀子史百家資其法程立我名節爲古者功名之士此其優也又等而上之貫通五經而博於文踐履五常以約其禮上師周孔下友顏曾爲古者道德之士斯尤其高品者也天地之氣運無窮學校賢才之出亦無限黎淳誠不敢謂畱郡之其

入而畧焉顧俾此以似衆遂以復於都憲公銘曰
惟黃鍾學革故鼎新爲以致斯國有其人偰穆王公神綏爵位
尊與賢進嚴恭蕆事譚譚儒室士履典常鼓鍾經史浚發福祥
入在春風物沾時雨衆來奮興雲龍風虎當其無事爾養厥躬
官守言責奚蹇匪躬其或有虞爾身殉道臣終於忠子終於孝
觀文成化四海永清天子萬年吾道大行

府屬州縣擧人題名碑記　李正芳 麻城人 布政

黃郡歷科鄉擧未曾立石題名是一缺典也雲間王公景明由
名進士歷官南京刑部郎中讞獄詳明賢名大著
聖天子軫念元元權守吾郡到郡之三年歲在甲午當天下大
比吾郡與諸邑之學登名薦書者十有七人魁經者三人草木
爲之增輝山川爲之出色猗歟盛哉時臨川饒公聲隆來爲判

府詩辭名之盛由太守之作興也乃作歌一章以頌之且謀題舉子之名并刻其歌于石以傳其盛而紀其榮於是載石於南乘之麓未有其趺偶於官舍瘞土中得之其高低廣狹與碑身相稱似有鬼神呵護以待今日之用豈偶然哉礱石已成予與憲副周孔明寔金貳守求新馬公自强判府金州張公廷傑推官常山樊公秉玉僉謂予宜爲記予辭之至再不獲竊惟人遇聖明之世則得行其志遇豪傑之主則得效其靈故皐夔之志得行於唐堯虞舜治世之日閩蜀之靈得效於文翁常袞治郡之時載於史冊信不誣矣洪惟我　朝之世熙熙皡皡遠邁於唐堯虞舜之爲君我太守之爲烈烈轟轟遠法乎文翁常袞之爲郡志則行矣才則傑矣吾地得不效其靈乎彼郡城前大江之中[illegible]三洲橫亘樊山之口六壯黃城之勢是地效其靈

地既效靈秀氣毓鍾於人故諸子之問學文章精純典雅所以
科目人材之盛冠前此未有也吾知太守之得行其志者由遇
聖明之世地得效其靈者由遇豪傑之材今而題諸子之名刻
饒公之歌是補其缺典也前科舉子之名不題而題今日之名
者是紀其盛也況諸子之學淵深宏博見我　朝之人才庶幾
乎唐虞之盛饒公之歌沖融雅淡見我　朝之制作彷彿乎雅
頌之音使後之來官於此者誦其歌靡不企慕景仰思接王公
之武來學於此者觀其名莫不奮發興起思躡諸子之跡嗚呼
悠久無疆者天地也流峙不息者山川也吾喜冀此石此名此歌
與夫太守之德亦與天地同悠久山川共流峙歷萬世而無斁
也與是爲記

重新郡治記

曾大有　麻城人按察副使

黃州地饒腴隸郡治相沿形蹟大同若夫規制殊設徵惡異觀
古今不相沒未可以強同也舉其所欲隆而拓其可更必侔其
人物有數焉正德壬申西蜀余公賁來守黃州下車之初相其廳
事傾側震風淩雨摧撼有聲且與後堂迫甚鴟尾相摩其前廡
之外門僅一楹竊為民居中道褊促不盈數尺吏民集者簇肩
重足殆不能容乃顧僚吏而歎曰黃為楚名郡而郡治之狹如斯
撤而新之固其所也然兵荒復繼特賦舉藝吾弗忍也慎爵支
措猶少待焉越又明年甲戌秋穀既成公復謀於同知王公相
通判牛公璠將成事以致用僉曰前守胡公鋋行與懷會樂及
為矣公亟圖之孰敢以詢公公曰是誠在我於是鳩工市材營
出於公而民弗擾甫逾月而百廢畢舉其廳堂視舊址前移三
尺如與後之城堞稍遠而成石儀門遞遷於前增刱穿堂三間

正堂東西爲幕廳各一其下西廊爲六房胥吏肩者十數楹又
增置東西轉廊與儀門聯接譙樓外屬民廬者易以他所之地
爲門三道中道倍寬於昔一門樹屛緯有餘地數丈舊貫堂階
斗峻而中外不展今刻去二丈余始就寬平此其大觀也通判
毛公應時推官朱公節繼至王公相董謂厥功告成不可無傳
是役遂屬予記之竊惟時以作事政舉在人事有因革政有弛
張君子脩政宜民文明和順章道乃成黃之郡治重建於宣德
垂及百年棟朽蟻蝕於蠱不可裕於時所當革而革言三就亦
既孚矣公之斯舉夫豈易哉昔王元之記竹樓蘇子瞻紀黃樓
黃之名勝已昂於斯爲著代公初泡時紬入窮之憂無事夬適
及政通人和則聿親郡治煥然突還所謂竹樓雪堂赤壁之勝
已昂藏於襟帶之中其端居聽政因有聞鍾鼓而知牧愛仰論

奐而頌文明者行將陟崇階棟清廟樑礎天下咸出自中書主畫其豐功偉績奐嘗輝映蘇王諸公於千載之上哉但予無能發揚盛美姑記其實以備郡乘之登載自附於不朽云

復蘇公舊蹟記

羅玘 南城人 尚書

弘治戊午予同年天台盧侯以刑部郎中出知黃州府黃蘇文忠公謫居地也公嘗築雪堂于東坡今僅存地文餘侯出過之喟然曰是濟於民不可公嘗寓定惠院遊乾明寺黃泥坂諸處侯問於民曰是茲何在民皆不知侯曰是不可也吾且究諸於是遷雪堂于府治之東與竹樓配使麗于公所可恒存也明年復地衞驗院寺坂以次皆復遂亭其院曰海棠餘韻侯意若曰是崇公之詩亭其寺曰坡仙占跡侯意若曰是革異教一歸諸公惟坂亭無易名侯意若曰惟古貞是不可變黃人始睹者不知

有公也既而晃然訝公復生繼又駢然或欲從公復遊又若嘆
有公也填郭溢邪或聚或散去而復來旋絡新觀若味飲食且
曰舊之守多矣何寂寥乎不蚤吾復也又曰吾林有材可以爲
棟吾以有石可以爲礎吾庾有粟可以食匠其貧者亦曰具吾
版鍤可以築堵具吾鎡錤可以沃涂墍爾可茅宵爾可綯侯皆
不吾病也侯則孔仁吾其何民遂相與礱石造侯頓記之侯曰
辭但弟傳不可民曰盍徵諸　朝侯曰吾自有記匪可施諸遠
者大者志吾復公之跡寔宜盍指予也夏六月乃以書屬吾肝
守翁侯督予記盍辭侯黃人也先是與予論侯是役也成民之
所欲爲而民不知既成又無德色於民有類古之爲政者予故
樂爲書之非以私同年也

去思碑記

湛巢

黃大夫滕君嘗治黃十八年黃人曰倜有攸志厥于志哉乃固
司徒滕萬壽夫著以命寺以分泉水泉曰壽夫黃人稱大夫政也奚
志壽夫曰某生也後弗逮從大夫大夫政某弗知某但聞吾黃人
人曰自大夫去吾黃也一畝而穰必曰吾飽是滕大夫之賜也父
田也一帛而縗必曰吾煖是滕大夫之教我桑也子子而父父
弟弟而兄兄必曰我有孝弟是滕大夫之教我學也患難相
出入相友婚姻相慶弔必曰吾知相卹滕大夫之覃我俗也昔者
而時梗而芸縉紛而亂必曰我不相踰滕大夫之賁我生也一
使一事一止一居必維吾滕大夫之念某常是聞未嘗不羨其
德吾黃人也而嘆某之弟逮見大夫聞大夫若是而已然致之
詳不可得而知也某曰是奚異乎黃人之爲此也是亦大夫誠
已苟大夫之政不能仁不能使民以衣食大夫之政不能[illegible]不

能役民以相生大夫蓋兼十數曾而爲之政也今大夫愛齊民塊然於縣郡之上有一則可已而甥大夫是志寔復曰詳哉詩大曰吾黃人之慶也肆志之以慰黃人以告後之黃大夫

軍儲倉記

應鵬翀 臨海人 教諭

軍儲倉者黃州通府山陽牛公之所建以貯軍餉者也地偏府之東相去不半里先是催科失計逋負連年往往前就緒署亦頹壞太守古綿余公甫下車有憂之一日進牛公而告曰國之大事在戎大命在積蓄也今倉若玆公之所當急者寧有復重乎此乎時貳守廬陽王公通守薊門毛公推府山陰朱公僉曰宜遂各指俸貿材鳩工自春徂秋而落告成因屬予爲記噫予不敏曷足以與于斯雖然公之才名德政遐邇藉甚難以片言悉然其在倉之規畫固有可述矣愚嘗逹觀焉倉之中見其巍然

有亭端處乎中者廳也廳前復見崢嶸對峙者重門也迤邐而
北小室森森環如拱如揖退食所也重門內外比櫛聯蟬從北以
抵南則其倉也映食西列獨據高阜有木蔚如其周遭者五顯
祠也祠下復一小祠右列而孤立則漢之樊侯塚側今之土神
廟也祠非倉所急昔有是而今不廢無害於義仍其舊也至若
新搵一帶凡若千間在二祠之最西倉之間也非以法繩民得
已而不已一懲百戒速其輸公而刑期無刑又公之忠與仁也
夫倉特一事而刺作整好宅心惻愛皆在焉宜民感其德化其
頑而不自知也卒致數年之逋完不旋踵三軍之行士無飢色
且西南一方之重輕咸倚于黃矣視彼給餽餉不絕糧道者公
功豈居其下乎而況有脫巾量沙與乏軍興之急乎允若茲則
三代有備無患之盛何以加此予以是知公之仁於民忠於國

皆所曠見而必垂之無窮也故樂爲公書[illegible]

重建清軍廠記 節文

應[illegible]

清軍廠黃州之公署重建者郡守全公會貳守王公相也黃之舊廠陂曲淺隘傾圮特甚久莫之治正德癸酉王公南孝廉舉來貳于黃白于清戎御史王公相公可其請有未贍者守與公暨通府牛公璠毛公應時推府朱公節各捐俸以助至于平土物約財用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則黃岡君胡公槃之功居多始事于甲戌秋七月之朔日迄功于乙亥秋七月之既望而廠告成鵬忡嘗勸史源懷有云爲貴人當立紀綱譬如爲屋外望尊嚴楹棟平正基址完勞也今夫廠中爲堂傍爲厢前爲重門其規畫之森嚴足徵於茲焉至于陂者夷之曲者直之湫而隘者開拓之則又宅心之正行己之方爲謀之固凡所謂紀綱者悉

於此乎備是誠不可以𢊍易之也於是乎書

赤壁重脩東坡祠記 節文

吳琛 景昌人 都御史

宋蘇軾子瞻以元豐二年己未三月自彭城移守吳興四月二十九日抵任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幷媒孼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府安置三年庚申二月一日至黃寓居定惠院未久遷臨臯亭幅巾芒屨與田夫野老相從溪谷間五年壬戌就亭東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七月遊赤壁作前赤壁賦十月又遊之作後赤壁賦後守黃者仰其流風思其過化乃於赤壁之上立祠肖像以時祀之歲久祠宇就廢未有能脩者成化辛卯冬侍御建安江本達弭接湖湘滿期過得

御溥安王用之來代會[illegible]章[illegible]謁於祠觀敝弗稱乃措廩措錢[illegible]
命黃守余誥別駕洮璧李進倅龔鑑張英推官余貫圖而新之更
命礱珉刻二賦立於祠以貸觀瞻郡官如命遂飾祠立石事竟
二侍御以予叨臺長承命於茲欲一言以紀其意過於祠下者
宜考於斯

重建城隍廟記

曾大有 麻城人 副使

古之為政者以事神治民為要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
祭五祀庶人祭其先禮之大節也後世郡邑有城隍之祀歷代
相沿莫之能易及加以封號則瀆禮不經矣我
聖祖繼天立極懷柔百神依古定制詔示天下凡嶽鎮海瀆並
去其前代封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邑城隍神號一體改
正著為令典其興廢舉墜則有土者之責也黃州城隍創於洪

武初重建於成化中歷歲滋久日入於壞有司朔望拜謁惟謹不堪正德辛未春夏郡守余公以部郎擢陞黃下車初謁廟貌傾欹而欲區畫興脩時盜起山東擾動河南黃人震驚弗寧關外居民皆徙避會炎暑疫癘交作城鍵戒嚴艱於醫藥病者禱於城隍賴以無恙僉謂神庥斯赫而廟宇狼狽曷足以揭虔妥靈乃相率請于公公曰此吾志也顧旱久矣第盍禱焉雨爲有年於是號於請者曰神信靈矣顧新廟者聽不數日募得若干緡公復指處鳩工師以伐梗楠僚佐王公牛公亦協相成之中爲廟即舊神像施丹艧前爲廳後爲寢殿左右爲房廡爲門共若干黝堊暉明制度森嚴前此則未有也僚佐毛公朱公繼至郡庠生蔣萊以余公之命來屬予爲記夫城隍之職與守土者陰陽表裏以禦災捍患爲功者也時方兵燹民不堪命而

和氣致異疫若臻神之於民隨禱而應厥功懋矣兵革之
有凶年而神效靈以成樂歲是宜秩祀之隆也我公聿脩廟宇
益隆之吉壟之不朽良無愧焉嗣有邦士者尚知所矣寧於前
而亦有揆於後是亦公之一志也是役也肇於正德癸酉夏落成
於甲戌春董其役者耆民邢本端單政醫生胡貴俱載於碑陰
謹記

堂後竹亭記 節文　夏廷芝 陳魯人 同知

遶黃皆江也其東南諸峀隔江之滸堆藍從翠羅列而來如揖
如拱者樊山也上棟下宇背山面水鳥革翬飛嵬然突出乎四
境之上者郡堂也簾櫳深邃軒窓弘敞足以待賓客退思補過
竹卉陰森明月時至清風徐來得遂游玩之一所者堂後圃也圃
中作亭者誰府之舊守也移植牡丹及叢菊數本者誰今之太

守也舊守西蜀佘公貴今守東陽鄭公德[illegible]

仰高亭說 節文 [illegible]門人

應時筮仕黃州正德丁丑冬工部侍郎劉[illegible]應時以皇木北
上越明年夏五月始回今太守鄭公貳守[illegible]府朱公偕酌
於赤壁爲拂塵舉少焉登蘇文忠公堂[illegible]詩太守曰此
磯無亭亦爲缺典應時遂唯之以成其事[illegible]年水盛木多
各捐俸少助醵得數椽不數日亭以成[illegible]仰高噫傚蘇文
忠公奚其仰是爲說

黃岡重脩儒學記 節文 李時勉 廬陵人 學士

學校之興有資於守令舊矣文翁之在蜀郡范純仁之在襄邑
皆以能興學校崇教化致民俗丕變故聲譽顯於當時名聞
於後世有不可及也比年以來儒學之士多以記誦文辭爲業

而不務實學者蓋由有司者每以簿書期會爲急忽視學校若不干已者雖廟舍頹毁教化廢弛略不加之意故爲師者怠於教爲弟子者怠於學雖 朝廷專設憲臣以督理之然巡歷有時而守令臨涖無間苟一加之意焉則無不可者在誠舉而作興之者何如爾黃岡黃州之附郭邑也地濱大江舊有學規制卑隘且歲久頹圮太守錢公至周覽慨嘆首捐己俸欲擴而大之於是縣正僚佐邑人富室爭出錢幣以相助者甚衆乃庀材鳩工諏言興作自大成殿以至明倫堂池臺門廡師生講誦之所齋宿之舍一新理之至於神厨倉庫庖湢之處莫不具備壯麗宏偉數倍於昔經始於正統二年九月告成於五年庚申七月費不出於公務勞不及於庶民而成此大功暇則與諸生講論經史課其所業而獎勵之莫不翕然嚮於學文翁范純仁不得

專美於前矣邑學官尹勗以書來求言予樂聞其事而爲之記

重建黃岡儒學記 節文

余節 山陰人推官

黃岡縣舊有儒學在城隍廟之西南麓城下十數武廠址隘以陋堂宇傾圮久莫之治正德歲辛未巡按東吳王公澄貢首舉遷學之議衆謂附清淮門軍器局東廢地寬衍可美而官之弗果繼而巡按山西曹公至復踵其議且命以軍器局廢址拜入之時流賊甫靖而歲復告歉縣堂齋宇皆就頹廢物力有不足以舉盈者適董學赤城蔡公按黃進屬吏師生而語之曰茲學當遷其無疑第更新則時絀首舊則徙費何施而可邑令君豊城胡君潔毅然任之遂謀於郡守西蜀余公貫諏日舉事余公復暨諸僚親詣而度之謂兌隅尚存民居且舊無稽古閣欲增創之而地轄於武弁家乃質臨皋驛舊址倍與其直而廣之於

是兌隅既備坤維亦正而櫺星集賢門稽古閣皆有厥址其他
工費丹悉任之一出公帑之餘不以勞民命工戒事集材於市
伐石於山以陶以度百執畢聚始事於正德七年壬申冬十二
月二十一日建 大成殿前爲戟門各五楹又其前中爲櫺星
門左爲集賢門各三楹殿之左右爲兩廡各五楹殿之後爲明
倫堂堂之左右爲兩齋各五楹又附堂小廳各三楹爲退講之
所又其後爲稽古閣五楹閣之左右爲諸生號房各十楹閣之
西爲膳堂三楹戟門之前有泮池旁以石甃之爲半璧形中以
石梁之爲王道而西號之外有隙地爲射圃凡禮典所宜靡不
飭備工以日計者七千有奇以緡計者千二百有奇地縱爲丈
五十有九廣視縱減四之三址視舊增五之二規模宏敞煥然
一新於時教諭應君鵬訓導周君盛劉君紀謂不可無紀乃

礱石率諸生而請記之余謂胡君一事之舉而三善咸集緩於脩邑而先於學校公也始事迄功役不逾年敏也雖當匱縮舉難而集勇也余因是而有感焉勇為達德之一凡天下之事舉頹植仆固莫先乎勇而士所以造聖成功匪勇焉攸賴吾夫子以人一己百釋達德之勇而歸其美於成功之一其防未流而慮後世不深切著明也哉今俗之病於安安而當遷者士習為甚余因遷學之有成而深自愿於向往之不勇恐卒病於安常而襲陋也故併之以為同志者告

重脩儒學記

王濟 邑人 郎中

黃岡儒學舊在城南門外 國初移建城內高岡即蘇子瞻之雪堂故址面墉而臨學弟子員多俊逸才滿擬科第或間一乃權為人傾惑之歸於地靈為蘇占去始有遷徙意濟偶夜夢偕

一達官往視新學規模壯麗左山崔嵬聳立若人力爲之可以
射可以馬右山平伏而遠長江旋遶似非凡界傍有老者鬚眉
皓白指示曰自是科不乏人且有賢者出于試識之濟覺而訝
之會巡按張君璉僉憲惲君巍有事地方聚會城閣師生以其
故進說二公欣然納之濟亦力贊其美有諸生正仰百年逢之
句舊守胡君錠擇善地而卜焉卜於城東乃協吉地多居民舍
宇捐金購之制度悉倣諸舊稍擴而廣之鳩匠市材百工咸作
尋以境內多故作而復寢濟在京懷其事弗克終書速守念泰
嗣去任匪常久莫能就[illegible]令簡君霄以才堪治繁調茲邑銳
意學校甫盈歲而工告[illegible]完而美矣令之功也不勞民而成速
令之能也夫古今天下[illegible]借賢才以輔而後可以言治而養育
賢才必先擇其地董子曰養士莫大乎太學然太學養成材者

而鄉學則自童蒙以上皆進而教之正其心術端其趨向大之
爲聖賢次之著勛業皆於此以立其根而功固倍於太學矣易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鄉學之謂歟而今君子匪怨則罔知非
其人尤且師之又何擇於地焉以致士失其教用之無補迺責
曰世無好人是猶治水者不清其源而責其流之不潔有是理
也哉養士如治水者誠亦多矣吾黃獨不然教諭應君鵬翀以
學行聞司訓閔君盛以勤慎聞劉君紀以篤實聞提調則縣令簡
敏而有文作率士氣郡守鄭君信朴而無僞雅重斯文提學張
君邦奇內翰清才董治有方固一時之奇遇而諸生業焉有地
範焉有人而涵育薰陶日新月盛豈無著考名如蘇者皆出而爲
吾鄉邦增重者乎又豈無希聖希賢繼道統者出而爲天下後
世重者乎若徒以文詞相高科第爲榮而本焉則無如之何固

非諸公遷學之意亦非區區贊助之私而諸士友之所以自待
決不如是小小也創始於正德壬申告成於戊寅聞兩科科有
人取高第吾嘗乘暇覽其形勝儼然夢中所見之狀作而嘆曰
是固有兆矣固其請詞特書之以見其不偶遂為之頌曰瞻彼舊
宮隘不利兮維兹新址肆吉地兮宮牆數仞窺豈易兮泮水源
流宗洙泗兮弦歌遺韻續厥墜兮青青子衿奮厥志兮豈曰科
目聖可至兮爲之則是毋自棄兮吾邑有徵聊為記兮

孔子山碑亭記　　曾大有 麻城人 副使

黃岡之北境九十里外有孔子山山之下有溪曰孔子河北十
里許曰田車埠東隅層巒曰顏子港正德乙亥閏四月朔予偕
季弟臬僉敘世榮郡守梅仲脩庠友劉桂子芳輩過其境予芳為
予歷歷指言之予因憶嘗過太行山至回車嶺道傍孔廟學有

崔顥諸賢詩刻予嘗能記焉上爲予考誦之鶴謂彼有回車嶺
此有回車埠可謂合璧故事矣遂成口占有紀原渾合璧故實
耿難磨之句明白過損齋董大參淳爲言其事損齋曰孔廟
其跡予以知之而詩則未也今後當爲予延和矣已而世榮父
進士劉鶱忠舉人陳簡之輩和者富凡有知者皆喜談而樂道
之河邊塊石墨書數行則鄉生王伊謂舊廟已廢而有勸施規
復之圖黃岡尹滇南胡君潔以名進士宰邑有聲聞其事考諸
誌信其不誣亟謀搆亭立石刻詩其間而屬予記之辭弗獲考
孔子將適楚而聞楚狂接輿之歌及自楚反乎蔡使子路問津
於長沮桀溺則楚固轍環之地而名跡相沿自當不朽矣但古
今作邑者不知幾人而表彰聖跡獨有賴於胡君視區區竹樓赤
壁之登適者所見孰遠近耶其輕重又何如也予文謭陋聊以

紀其歲月若夫王毋香火之情未可輕言恐適足以瀆之也謹記

重脩眞武觀記 節文 曹琏 邑人 御史

觀重脩落成道人張定安請予爲之記攷其建始出唐宋中經兵燹不一沿革靡常建我 國朝初僅存遺址有滕知府者道經夜宿觀傍官舍夢西北空中有七星旗見有一神人披髮跣足若有所欲言及旦問諸父老對曰此處有眞武觀廢久意者其將興乎滕公然之自是茅菴湯道人興造未就景泰二年南京寧谷寺僧戒珠增脩始有殿宇以祀香火鑄鐵胎帝像并鐘磬香爐花瓶尚存弘治庚申歲道人張定安經宿本觀聞而感之慨然以興脩爲己任經營區畫不數年積貯寢廣乃倩工匠易木石重加脩造卑者直高之隘者廣之春月間前殿後閣獄祠

山門竝起而一新尚慮材木之壽不若金石捐白金數百鑄銅胎玉帝并四聖真像造無量石殿以安之時戊寅歲也又以其餘功重脩盤石大橋兼築南北高隄使通衢過客永無阻溺之患息肩有亭水并有覆所費蓋不止此向非道人素行有以感孚神而見信於衆匠夫之力自給且不暇何由而得此哉故爲記

重脩陽邏驛記

曾大有

陽邏黄郡西境也東距李坪去郡百里餘西六十里而至省有山蜿蜒西北來頷而大江環遶正襟帶其前民居櫛比中有聽事翼然于江之濱者其驛也歲之壬申仲夏賊舟抵岸肆劫縱焚驛囤化爲煨燼焉大邦伯余公由秋臺出守于黄下車未幾適覩其變喟然嘆曰斯地東西之要驛傳節駐往送來迎驛不

可以一日無脩建可容緩乎爰與諸賢其所相度經營命工興事鳩才于商庀工于市財弗匱民弗勞未踰時而告厥成廳堂門廡廚寢湢溷及夫官吏公署于茲咸備黝堊堅緻繪飾藻麗炳如煥如且贍有足觀焉者蓋不相倍蓰于舊矣計其時則肇工于是年十月訖工于次年三月董其役則驛丞辛惟祥義官丘伯海醫學正科莫琛皆同心協力而運用之陽邏有此傳舍非無由來也又非茲驛之一大遭際歟然未有以紀之者公乃遣价致幣來請大有弗敢以不敏辭謹據事以録其實雖然脩舉廢墜公豈止于斯哉建府治遷邑庠重儲倉之增置城隍廟之鼎新具在于一年間固足以見公治人祀神之善政而才之有猷有爲亦可知矣是皆不可不記故併及之

建東坡洗筆池祠堂記 [illegible]文

沈靖 淮南人 僉事

天之生才不偶然也鍾靈毓秀會萃數百載之上數百載之下四方萬里想慕其風聲雖一能片善之遺猶營重之而不可以廢剏過化之地故迹斯存可以發而不治邪黃州黃岡縣學宮之前有宋蘇長公洗墨池而學宮即其故宅處也世變已遠池今爲勢力之所有前賢之跡將遂泯沒無聞矣天順五年辛巳予按節來黃因訪其實傾俸貲貿而得之池窪然以方上有古梅相傳當時所值雖株蔡撓而生意隱然若有待者予亟命工疏其湮廢構祠池畔中塑長公遺像尤懼久而蕪且弊也乃繚以周垣闢境於鄰之報恩寺且俾寺僧朝夕奉祠事之庶俾瞻仰興起而其迹終不致於泯也公元豐初出守湖州以賦詩爲時貴所忌謫官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公至黃故人馬正卿爲守以郡東故營地數十畝畀之因高亭築雪堂自號東坡居

日與田夫野老以文章詩酒自娛說者又謂公之書翰得古人印泥折釵股之法之氣鬱鬱然與秋色爭高豈其若黃時嘗慕張芝臨池學書而點池遂以洗墨名耶予識其顛末刻諸麗石用圖悠久云

郛城八景序　畢奇中 邑人

郛城古黃子之國楚王滅郛徙其君於此故名環城治方千餘里詩壤沃而潤林欝而茂水秀山明朝暉夕曛其形勝巑岏氣象萬千不可盡狀故士生其間者玉潤然儒懷材抱道或出或隱莫不馳聲揚譽是蓋有以鍾夫山水之秀關氣運之盛而然也若陳季常范士元吳西山之隱而著諸書載諸誌與出而若滕翰林吳吏部張景兆徐方伯之芳聲昭著於當今也愚何幸生於斯得際昇平幼而隨侍先父游宦仕途佩服彝訓得近不冠

文章道德之士講習討論薰陶漸染始有以得其所依據壯而
歸守田園奉親祀享以叙鄉情釋壓俗之聒樂林泉之趣日與
袁定州高一太周希鑑諸先生高朋勝友窈窕尋壑崎嶇經丘
卧煙霞詠風月逍遥倘徉無適而非清致佳况也慨陳跡之荒
蕪歎遺蹤之湮泯於是詢稽故老之遺言合其地之名勝者列
爲八景俾當時縉紳大夫相與而詠歌之其東而崎山疊翠秀
拔千峯雲生而雨集晴散而太虛此崎山之壯觀也西而龍潭
清碧浩浩滇滇素娥洛水靈盪金精倒霓裳之清影來簫樂之
天聲城南有煙樹葱蘢森陰鬱蔚林端清氣若有若無翠含山
色紅射朝暉北廓有化樂之古刹翠竹蒼松蒲牢吼振海門紅
禽鶴驚飛閶闔啓月落星稀曙生雲淡危亭荒蕪堅千古之旌
旗高阜蕭踈顛四方之烽息義井存吳公之惠澤鳳亭存儀羽

之淸光魚浦秋風霜清水碧石白蘋紅蓼漁汀洲紅葉黃花盈野一岸有魚可膾有酒可需收綸捲網其樂何如朝昏之氣不同四時之候不一凡此八景各極其致皆郗城之所有也夫地雖勝矣苟不得其人則一無所聞焉盖地以人而勝人以地而靈剏前諸公明體用之學富經綸之才文章事業榮耀當時此山水之勝所以有托矣若會稽之蘭亭浣溪草堂輞川之別墅彭澤之柴桑非王右軍杜少陵王摩詰陶靖節諸公則何以見其勝哉郗城八景豈異於是乎故序

重脩盤石橋記

阮章 麻城人 行人

正德乙亥冬道人以脩橋事請予爲之記先二年癸酉秋嘗因募財請辭許之致今欲終其事且橋之脩始於尼僧塗成而功未竟今道人特宗之其木石工匠之費通計幾十金雖曰募於

衆姓大半出道人之誦經貲藏聚久矣岂完舊且爾當日始脩之費可知前日之功十倍於今然非今有以繼之則前功將盡棄論者不可少差按志是河之立橋始於宋[redacted]祐迄今未五百年故老傳聞橋廢已不止二百年弘治間尼僧重脩甫十年而頹圮又歷數年則橋之興日恒少廢日恒多茲幸完矣將來之廢興又未可必大河路當南北要衝且隣闉風巨鎮東北阻江岡西南帶長江諸湖水時盈時匯而易溢土洩石損久而失脩駸駸然不能自固況臨河居民率資水利生養橋廢則競渡之利可代耕釣暗鏌陰摇乘間而傷之者莫測宜乎其與脩未幾而廢敗即繼也均之爲人此脩彼廢一利人之安一利人之危是誠何心與爲僑計者必有所恃而後可久聞脩橋之初工匠之心未協彌歲無成道人以其事白于郡伯余公貳守王公通守

牛公毛公推守朱公邑長胡公致各出俸餘以助之令下若
衆心慄慄然效力不日遂落成由是觀之則官府之法誠可恃
今既恃之以成豈不恃之以久恃患其遠而不知知而不慮
不勇耳雖然濟川宰相之事援溺聖賢之心孰曰不然郡縣執
政者倘加之意於橋之左右居民各僉一戶量免常役給贍防
禦脩理懲治更替等項各示定制以世遞也視為公家要地不致
至泛泛如疇昔若無主之物斯橋庶得所恃愈久愈安可逾百
年而無廢也後嗣政者其將以為何如尼僧成善暨道人張定安
施財衆姓善不可沒具於碑亭之左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呼笑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

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重修明倫堂記

錢溥 華亭人 學士

人之大倫有五由其天性有五性原於稟賦之初倫形於生質之後然倫有天屬父子兄弟也有人爲君臣朋友夫婦也夫婦人倫之本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與學焉而後

有朋友食焉而後有君臣則是人道也莫備於堯舜堯舜人倫之
至也舜遭人倫之變而能[illegible]夔夔齊慄克諧以孝父子之倫定矣
同其憂喜不宿怨不藏怒兄弟之倫定矣不告而娶刑於二女
夫婦之倫定矣然尤[illegible]乎百姓之不相親遜也乃命契爲司徒
以教之使君臣之有義也父子之有親也兄弟之有序也夫婦
朋友之有別與信焉處變於己則察乎人倫而守之不失其常
施教于人則敬敷在寬而化之不急其效此帝舜所以爲法于
天下可傳于後世其後夏教于校商射于序周養于庠而登賢
于澤宮名雖殊而明倫之道則一也孔子生周之末道厄不行
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正禮樂經雖異而教民之法則同
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法古帝王之道務脩躬行之實首製
大誥三編申明五常又詔立大學於京師名其堂曰彝倫設府

州縣學于天下明其堂曰明倫然學校化民之本而明倫端本之始極建于民歸之表風行于草偃之餘故能君師宇宙而兼隆於帝舜之治孔子之教也嗚呼盛矣哉麻城儒學在縣治東南隅洪武初所創明倫堂規模狹隘諸生無所于容成化癸巳秋姑蘇胡侯來知縣事顧茲卑陋乃嘆曰士必居其肆而學可非其所耶乃身親伐木于山範甓于冶撤故堂爲儀門重建正堂三間高二丈有七深三丈有九絲繪丹堊翬飛革翼高爽弘敞使諸生升降有容進退有度明目而達聰敎學而道洽侯其知所本乎本立於此而成於國化於天下也易矣侯名琮字文德由丙戌進士擢令江陵循良著聲督憲臣累舉于上旌其能詔試爲監察御史尋以事改知麻城下車朞月而能敦本如是是役也始於甲午之春成於乙未之秋而乞予文以記

重脩文廟記 節文

韓陽 會稽人 僉事

麻城爲黃之鉅邑儒學在邑治東長河繞其南古城抵其北郎宋之故址也前代脩葺及遭兵燹奈舊誌失傳無從取證今之廟學乃洪武庚戌知縣事趙乾所建也自是以來餘七十年矣正統十一年西蜀陳祖舜來典縣教適潁上楊順知是縣事蘭溪翁選爲丞於縣廟謁之日觀其祠殿頹敝門廡荒落慨然有脩舉之念乃與典史曾貴周政訓導宜興王懋章同心經畫以圖新之俱各捐已資率先其事邑之尚義士君子咸樂助焉先葺祠殿次及兩廡櫺星中門以至階陛罔不載葺於是廟益邃以清學益隆以嚴弦歌之聲琅琅經治于正統丙寅之夏落成于明年丁卯之春祖舜請記於愚遂書以記

儒學科舉題名記

李正芳 邑人布政使

成化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月朔劉公應乾以名進士來令吾邑公先令浙之餘姚六事允脩而賢聲大著今令吾邑猶前日也一日視學宮閱科舉題名碑而名已滿矣因與縣尉吳公暨邑博劉公聚首而籌度之曰去歲鄉榜七人今戊戌春榜三人咸無題名處况科目盛事將來又不可數記可不再勒諸堅珉以繼之二公遂起而揖曰此正予輩中心之所欲言及者於是命工礱石走幣徵予文以爲記予竊惟自古人才之生固由乎山川之秀而其名賴托以傳者則貴遇乎豪傑之士也故嵩嶽生申甫而功名蓋世閩蜀遇常袞文翁而科名大顯蓋有不偶然者吾邑在汴河之南漢江之地前有龜峯之後接有鳳嶺之巍峩人才之生固有自矣既無豪傑之士作令以振動之則不朽之名何所頼也矧吾邑自　國初以來出自科目殆百餘

入有叅內臺者有伯外藩者有憲副者有僉憲者與夫職黃門者居部署補侍御與光祿守天下之郡令天下之邑司天下之教者後先相望然今之山川即昔之山川也昔鍾有其人今豈無其人歟碌碌碌焉不題其名則後將何所述劉侯下車之初作興士氣獨先乎此可謂達政而知務矣後之學者觀是碑思師前人之學仕者謂斯文思師前令之心謂非侯之惠遺可乎然則侯用心之仁其深且遠哉史載循吏以六事克舉此蓋六事之首也不可無記因其請潜書之刻諸石

人物記

柯潜 莆田人 学士

予友陳君鉞爲蘇城教諭之三年訓導張君德瑁朱君譚亦相繼而至考邑中士出而著勳名處而高行義者得十有八人將礱石刻之寘諸明倫堂之南以候來者而嗣書焉遂以書及蘇

城圖志付其學徒毛本學來徵為余記昔洛人程珦尉黃陂久
而與民相安遂家焉而其子明道伊川二先生寔生於其邑王
翰林韓忠獻蘇文忠皆嘗居於黃州而麻城為黃州之屬邑於
黃陂為隣封程王韓蘇諸賢之道德文章流風餘韻之所被及
宜感而興者蔚乎盛也然考諸圖誌所載之士自洪武癸酉以
後為始盛前此則寥寥未聞也蓋先賢之風化固足以感人然
非上之人有以生養休息之則亦未能以遽興也仰惟我
朝列聖相承以深仁厚德與治於上而田野之民皆家給人足
熙然安治於下涵於飽煖之餘爭相磨濯樂趨於仁義之歸有
不能自已者書所謂既富方穀其信然哉此麻城之士所以盛
於今也陳君蒞教於此邑既喜其今之盛而又慮其後之或替
焉日與士子講習詩書禮樂之文窮究道德性命之旨要其所

以爲教有卓然出於科舉文字之外者而其同寅又能協相之以各舉所職於是縣人學子蓋亦感而與期所以脩於家者用於世以報　國家休養之恩而嗣書於石者將蒸蒸乎其未艾也故爲之記

萬松亭記 節文

許彬 山東人 侍郎

山東憲副周孔明麻城人也嘗按部過予曰麻城西日七里岡坦夷軒豁宋令張浚相其地[illegible]宜植松其岡約萬株不數年鬱然秀茂因構亭其間扁曰萬松以爲觀風問俗之所時蘇子贍謫黃州甞憇止亭上因賦詩有十年栽種百年規之句亭與詩俱載方輿勝覽今亭廢址存萬松所生依舊邑之後人過此莫不舉手額曰前令之遺澤也吾友董應彰字宗南世居亭之側天順八年宗南以廣西按察司僉憲致政來歸慨念前賢所遺勝

跡恐久而廢沒乃重建新亭於故址凡邑之龜峯鳳嶺叅列後前與夫清溪碧澗映帶左右誠一邑勝槩也斯亭立於張君蘇公益光矣予凡歸省丘隴每與舊友李子正芳彥實李鑑孔明周庠公序陳敏克聰輩消邑庠士子過宗南而憩此亭則觴酒暢懷咏歌遣興斯一言而記之予復之曰地因人而勝蘭亭不遇右軍則清泉茂林蕪沒於空山矣諸君子文章政事齊驅古人又得此亭之助則名匪於不朽矣余昔較文八閩宗南時爲僉憲有一面之雅況孔明舊知之深而萬松亭又名勝之地者乎昔蘇子由作七賢堂記東坡爲書之以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庶幾不爲生客予今述孔明之言以爲記亦猶是耳

倪謙 錢塘人 尚書

南門浮橋記 節文

麻城湖廣黃州之屬邑也其縣在黃河之南漢江之北四通八

達之地城南有水一溪曰黑龍池春夏則泛漲秋冬則凝涸畜人嘗架木爲梁以通往來以其高且危也商賈樵牧驅馳車馬與凡邑民之由於此者稍有不戒即遭墮溺人多病之知縣事胡琮以監察御史詿誤改知麻城下車不期年德化大行顧其木梁病民且非經久之計乃捐俸貲爲倡命僧人眞良等募財召工伐石於山以建之下列三券高一丈五尺長十有三丈廣二丈四尺凡用石一萬餘丈石灰十萬餘斗鐵三千餘斤用米五百餘石傭工白金二百餘兩經始於成化乙未之夏落成於丙申之春密甃深嵌堅緻完好人不知費之所出工忘其力之爲勞穹然若長虹之亘空而鉅鰲之卧波也方伯李君正若邑人也偕邑之僚屬暨士大夫請予爲之記以志於石

新溪夜泛序　萬山 邑人郎中

癸巳六月之望暑虹晝明灼焦燎枯方思不獲登崑崙之巔濵
覽清勝以消煩炎或謂學宮之前新爲夏潦衝擊成溪景象物
趣皆爛然一新勝足瞻眺予誠往焉適元肅朱君命僕駕小舟
載酒殽偕同官陳君張君將夜泛新溪以敘遊樂予甚欲之三
先生亦喜予不約而同也是夕也烟霏雲斂水碧沙明萬籟俱
寂凉飈灑然遂放舟中流縱其所適把酒賦詩以招山間之明
月或散髮濯足以吟閶闔之清風擊楫而歌解衣而飲內和外
適樂而忘極若接安期羨門於蓬萊方丈之境而與人世隔異
迄沿溪之上舉目異態左則環以層巒疊嶂狀如城郭垣峭岸
或飛浮奔舞若與遊者皆來右則儒宮梵宇隱隱於脩竹茂林
之間璀璨奪目彷彿不可正視水當合流相搏處澎湃恍類絃
八聲棲鳥驚鳴林間悠揚似與人語相答和凡此此皆非耳目之

所嘗接見者今忽見之如夢之所[illegible]元不能不愴然也元
開復舉酒以嘗曰值茲長夜當[illegible]嘯歌以開懷抱烏可效昔
人嘗歡而悲耶陳君遂爲首倡于二人者以觴酌循環而傳和
之文采相發玉間金輝酬酢盛行極歡而罷異日録冊中所聯句
蒐其遺韻自爲擬古選一章風物之美游詠之樂陳君記之詳
矣衆謂予忝茲遊之末亦不可無言惟人生如絮相值聚散靡
常雖樽酒一日之歡猶不得獨見况復際此太平全盛之日得
相與陶情泉石朋徒雲物以騁乎翰墨之娛者耶古人謂嘉會
良不偶以也剡余邑僻在谿谷無佳山勝水以快登臨之適尚
矣今溪不假人力疏鑿而具夫高明遊息之道吾徒又倖着得
專其勝而樂之豈造物者閟是而欲遺之人乎苟天欲遺之不
得人焉不能彰也予不足齒彼三先生率以豪儁偉人蔚有時

望其風流詞翰又皆可傳而誦也異日高人韻士相率好事翺翔於兹溪之上究其泛遊之所始誦其詩想其風采如見其人論今猶昔將與蘭亭羨陂同一欵識羨慕之無已也然則是溪之所以流光氣於宇宙之間而既遠且久者寔有以籍於斯遊也庸書此以俟之

義會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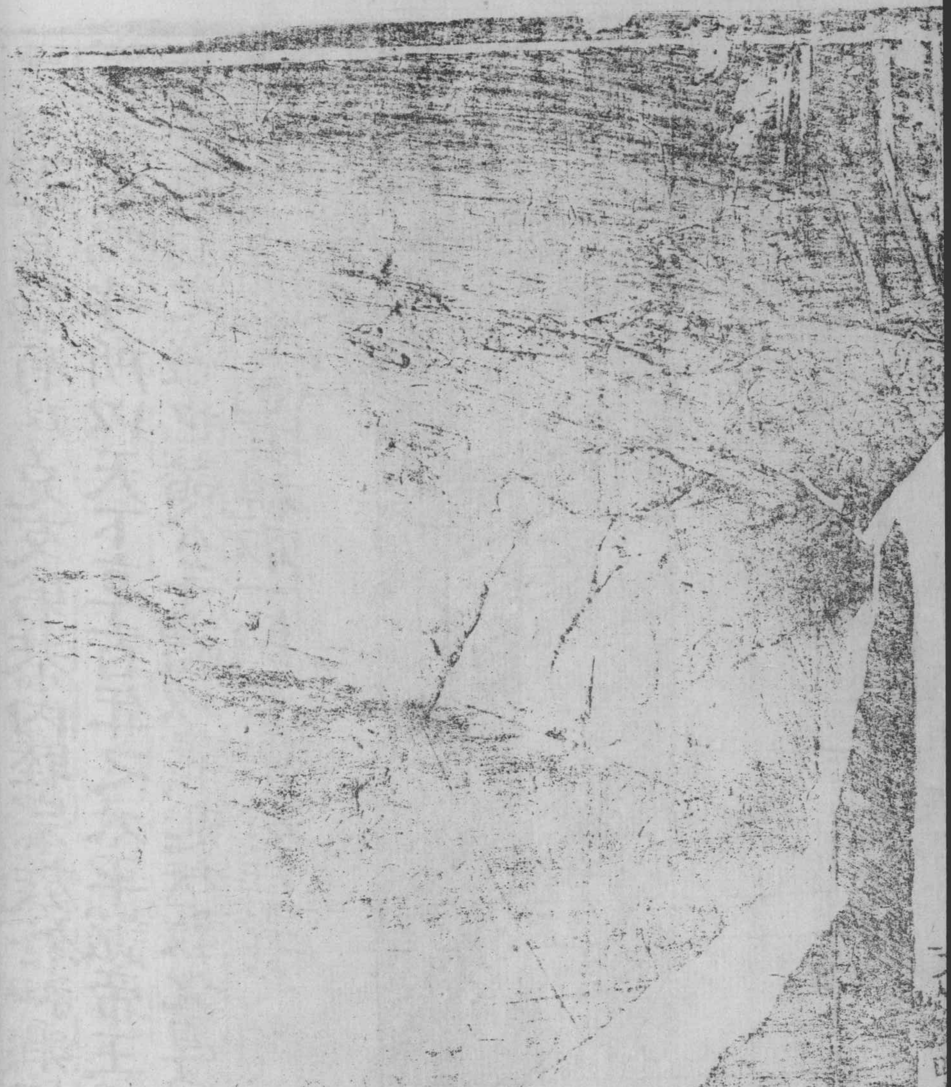
董應彩　邑人

事之有以扶教化厚風俗皆臣子分内所當為者教化風俗莫先於禮義廉耻帝王之世人人君子比屋可封以是道也降及漢唐若黎民淳厚幾致刑措猶或庶幾彼斗米三錢外户不閉但小康耳世降日下若此四維不張故也周禮大司徒教民以任不任者則有刑以糾之欲民之必任也任之之道中之以禮義閑之以廉耻其関於教化風俗非淺也麻城都憲鄒時敏子

濟進孫駿昌副周孔明子泗孫廷談乃伯李彥碩子渙婿濮濟
澄侍御李孔明子廷秀地官主事萬壽夫兄玉弟璣子禎王覲
張伯潤子經綸州傳諭明達于宗儒大尹宋紹東弟儒僉憲趙
谷聲子求壽余之子紹經定爲義會其納每以孟春望孟冬朔
鄉飲之次日咸具儒者巾服萃而爲會會必推耆英三老與正
席衆各序齒而列肴惟不貴其豐盾于菜菓惟稱使可繼焉又必
齒相若者以次行酒酌則無算洽浹而止不至於亂一會之間
互相勸勉入則讀書循理出則尊主庇民力田治生處則仰事
俯育與夫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凡是數者有乖其
一非義舉也肫肫乎禮義以爲城隍軒軒乎廉耻以爲畛域勤
懇告諭言必先王之法言雍容禮遜行必先王之法行聚會精
神於笑談而强梗不遜之氣以之而日消開心見誠於辭氣而

乖爭陵犯之非以之而祛除熈熙焉皥皥焉躋大古之遺直守
先代之餘矩和氣充周足以變澆俗矯末習甚裨益教化釐正
風俗一舉而兼得矣又惧夫會旻之屢而或厭也禮之數而或怠
也人心未純固而支離也請予文以識之欲其常在目而加省
惧使人皆誦讀而寓勸懲庶幾厭者心益定怠者志益篤支離
者情益合予非知言者然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因告之曰有
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諸公子能遵先賢之訓而凡事知謹始慮終乎衆皆曰
唯又曰朱子曰予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諸公子能遵先儒之訓而此心知從善去不
善乎皆曰唯予拜手稽首而嘆曰洪惟 天朝率由舊章舉行
鄉飲酒禮 聖制揚觶之詞曰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

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黨毋或廢墜以忝所生嗚呼所以天下享百年之太平識帝王之世人人君子比屋可封之盛也諸公子禮以義起扶教化厚風俗同爲帝王之民員吾嘉會也其視取一餉之樂於灌聲之間相去萬萬倘有所感發是亭記



黄陂縣

宋

二程祠記

朱熹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蘇公之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則又莫若蘇公之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足以表於當時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珦初仕於黄陂尉秩滿不能去而家焉嘗

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
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掾
獄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
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所學
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
意正其心而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
其行端而實蓋將以振百世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
時之詞章事業議論氣節所係孰爲輕重所施孰爲長短當有
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爲道之邪氣而
必剪滅之於斯時也苟或遭其伐不削迹焉斯已幸矣尚何望
其崇獎哉今太守李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列立二夫子之祠

於學宮以風勵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銑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記特於此舉无足以見其操行之不凡而非人之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本朝

重修廟學記 鄧文

沈鍾 金陵人 副使

黄州黄陂邑故有學歲久廢壞修且見邑誌乃脊文廟兩廡櫺星戟門與夫講堂齋舍歲久復爲風雨所雲毀不支學諭宣山楊君楙至仰而嘆曰茲學殆廢也與爰括私藏得百兩願捐以助工費白于提學僉憲廬陵陳公鳳梧巡按侍御交城李公天賦侍御允之委通判南城黄君壽首捐俸資爲倡邑令稷鄉徐君璉繼之司訓會稽孟君郜成都徐君昇文繼之民富而好義

者從之如歸而尋括公帑之羨餘以充邑有絕軍田五頃有
訐構爭之爭者八十年特繫而使死者滋衆黃昀曰養人者
何復至於告人緣白于侍御公定令付良民陳萬督耕歲取所
入以資貢厥費脩兩夫子祠併諸義舉悉于是乎取給且視舊
址逼險殊甚既徙居民之鄰者償所值而屋絡之庸厥力役閭
閻若罔聞知一時市良材鳩群工竝手偕作首豎櫺星門易以
石諸方就緒貴權知涪州去而通判金陵楊君俊來代之徐君
孟君以休致去而邑令光山陳君傑司訓上虞曹君軒來代之
諸君人異而心同緒亦尋就廟廡堂齋樓舊而鼎建已而飾以
黝堊固將享獻則俎豆增輝弦歌則詩書禮樂聲盤而儀踰
濟矣儆事於正德丁卯秋七月越明年戊辰九月落成學諭圖
記顛末用爲嗣後者曾乃偕諸生潘子民陳維新浮江漢而來

于林下以予曩謬玆提學猥以爲請予惟我 皇明建學儲養人才學廢而脩固矣爲人材者視學之脩亦知所以自脩也乎夫人材平居於學游焉息焉孰非誦法吾孔子者孔子在易曰脩辭立其誠曰脩業欲及時在大學曰脩身在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然此正今日儲養于學時事儲養于學果能立誠以脩辭及時以脩業格致誠正以之脩身自身脩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小則爲天下國家用大則用天下國家隨所用之大小而小大應之夫然後於建學儲養之意庶其無所媿負矣哉書以爲將來告云

二程書院記 節文

陳鳳梧 提學僉事

宋興百有餘年河洛之間眞儒出焉以續千載不傳之緒二程夫子是已考之明道始生之年是爲壬申寔仁宗改年號曰明

道若相符契者次年癸酉伊川生焉天啓斯文之意蓋昭昭可見矣程氏世家伊洛自太中公少侍其父遹寓居黃陂及遹卒太中公始冠苦族衆無產遂家焉既而補黃陂尉秩滿不能調閒居安貧二程夫子實相繼而生其地則今之程鄉坊是也古今聖賢之生不必自其鄉者有矣宣聖曲阜人也而生於昌平之陬邑文公新安人也而生於延平之尤溪蓋皆以其先世宦寓而然與二程夫子寔同一揆宋淳熙間李誠之知黃州嘗祠二程於學宮文公先生實為之記而黃陂之祠久未有能立者至我　朝景泰間同知蔡學始即其地而建祠焉天順癸未僉事沈靖復建雙鳳亭成化己丑知縣李恒改舊祠為享堂鼎建新祠於前高廣倍之繚以周垣樹以松栢而規模稍稱壬寅左布政使鄭時因師生請乃定着春秋祀典復檄邑建戟門及左

石廊弘治辛酉推官羅翰重建大門及修補敝陋而制益備鳳
梧不肖以乙丑奉　明詔来典學事行部至邑祗謁祠下正德
戊辰得再謁焉顧惟是祠實二夫子倡道之所始而後人亦借
重以爲藏脩之地遂易其扁曰二程書院得前副使謝君朝宣
大書揭之與濂溪南嶽嶽麓石皷諸書院並稱而祠祀如故擇
士之有志者俾讀二夫子之遺書於其中籍得官田五頃五十
七畝二分歲收其入以充脩葺教養之費其左廊曰坐春右廊
曰立雪則今知縣陳傑所重構而教諭楊樑所取名者也楊樑
間率訓導曹軒及諸生來請曰自有祠以來漫無文字可考今
改爲書院而記尚可缺乎鳳梧則以二夫子道德之遠且大者
文公記之已詳不肖復何言惟書院脩改之顛末則不可以不
之紀也遂爲之書若夫望魯亭聰明池雙鳳亭及諸故跡則誌

已具載茲亦不復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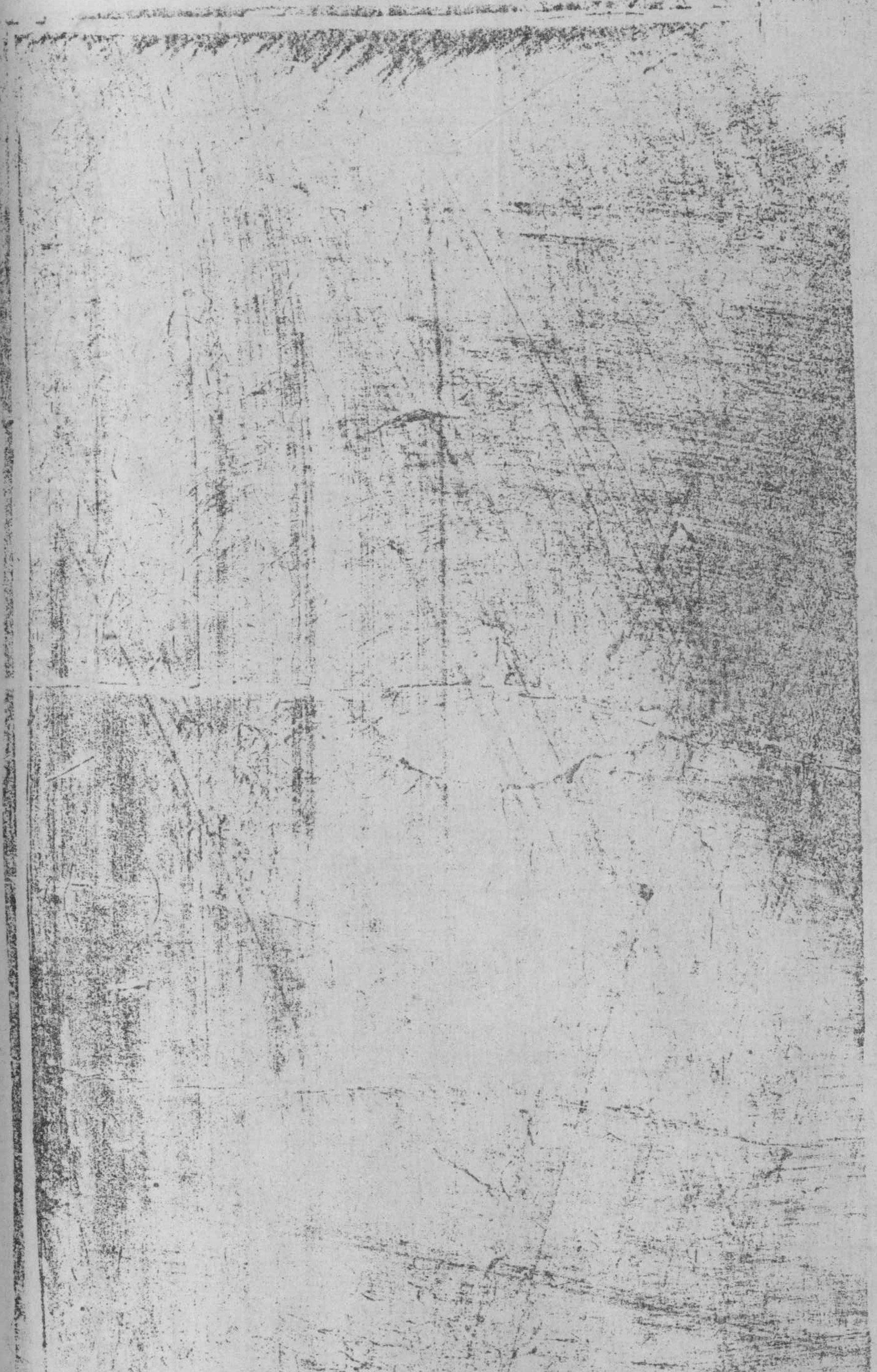
勸弟跋　　彭鳳來 邑人御史

夫人生於父母而爲子後於兄長而爲弟善事父母兄長而孝弟稱焉聖賢之建立人極化成天下垂教後世率皆於此拳拳焉盖以人心之眞不能忍處亦人也奈何孝弟者少而不孝不弟者多無他但昧於理欲之幾焉耳唐進士王公作勸孝一篇本省鄭都憲公爲方伯時吾友劉廷璉適爲西賓嘗出此文相覩今奉　命巡撫遂刊印發屬以勸下民吾友因作勸弟歌以附之盖以躬踐之實爲達理之言開張數暢說盡人情要之可與棠棣相參讀之者可以革舊徙新明於察幾以成其行也

御試古硯銘　　萬鈞 邑人

端溪古石金堅玉潔鳳味鳥肝不敢並列發墨池之煙雲生翰

林之風月長洋玉堂遠揚芳業



蘄水縣

本朝

重修廟學記 節文

陳循 廬陵人 大學士

黃之蘄水縣學在縣治東之高阜前臨大溪元季廟學並燬於兵 國朝洪武甲寅知縣趙季光始復建於此歲久日就朽壞宣德癸丑縣丞黃舍觀主簿夏時拱忠之始克新禮殿未幾復被震燬正統己未鄱陽胡奎來領縣事下車之初即謁廟學謀於縣丞李蔚主簿王輔典史金鼎教諭申屠鐸訓導簡縉紳在惟賢相與市材鳩工撤其舊而大之爲禮殿凡三楹東西兩廡戟門外楹各視殿之數而有差等俻享有廚藏器有庫楹皆如之經始於是年之春落成於明年之秋既成胡奎兩以職事至京師求記其興畢之歲月遂爲之記

三賢祠堂記 節文

謝朝宣 關西人 同知

三賢舊祠于慮棲山下棟宇漸廢繼遷神光觀內道不同謀位號罔存今改建學宮之西正有寢堂傍有翼室士君依歸人因僭慕曰依目散兩得之矣三賢為誰晉內史會稽王公羲之唐處士竟陵陸公羽宋翰林眉山蘇公軾也王陸游寓斯地蘇則官謫斯郡蘄人祠之三公之賢固難跂及然士必以聖賢為準朝斯夕斯景仰三公可也謂學止於此不可也祠成諸生請記是用題名碑左附名碑陰

倚雲亭記

謝朝宣

浠川之上有亭煥然扁曰倚雲即時雨亭之故基也是亭更與廻瀾亭對俱在學前考之舊志蘇子有廻瀾疊嶂二亭無所謂時雨意教者欲以自況借重蘇子云爾實則非也戊辰秋[illegible]

行市邑目其類敞撤而新之厥地背皆雲根面當雲路因借高蟾之詩借題于亭從其類也暇日進諸生而語之曰子知所以更名之義乎為學所以致用也若葦化被時雨之滋咸將有登雲之望也盖雲為造化功用非氣不凝非風不運昔人以風雲為草馬謂風雲際會以比君臣其弟信矣乎蟾之詩曰日邊紅杏倚雲栽又以杏為春日喻君也學至登雲則月桂已折杏園可採騕褭乎得君近日駕風鞭霆霖雨天下何其快哉於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蠹士之登庸有待於雲高矣其未雲也必有倚桂之勤有倚衡之敬有倚馬之才夫然後造倚雲之境既登雲也必有中立不倚之操明禍福相倚之幾以至夫焉有倚之地然後收倚雲之功吾儒之能事畢矣其或倚才而傲倚勢而陵甚至倚氷山而固人將謂之何哉皆斯亭之羞

也諸生其知所以自擇而自勉矣僉曰然是日落成見異雲亭外托地游天文之不散他年有當韓琦之瑞者庸知不自茲亭始乎記以俟之

新建浠川驛記

盧濬天台人知府

浠川驛改造於縣治側以府推羅君鵬舉董若事且當道者議也落成鵬舉請予記予以不文辭踰年省耕寓驛諦視闓爽興動目睫雖不文亦將應之矣竊惟營建之要有三曰地曰材曰人地勝矣非得其人有廉操有深計內之所融足以敷其外則近所樹或不能及乎遠地與材從美也況度地相材有資於裁成輔相焉者豈特營建哉驛成中有堂前有門樓後有室左右有廂四圍有榮垣所以為聽事為寢息為夜警為候御所著驛不具東為小館亦有門有堂有閣閣之下有石床有石磴石案

所以綰樓寓理公務者亦罔弗周靡冊牘節稅之施而攻緻玄
鄒縣樗櫟而集楩梓楝棟梁亦登榱桷其得材歟茲地先為演
武所一轉為星館綠楊鳳棲距其東赤壁伍洲連其西龍潭迴
瀾驛舊南石鼓邵藤踞其北挹嵒嵐而瞰水光眞有所謂延緣
野而混天碧者其得地歟且公祭不過白金三十兩餘鵬舉節
費禁奸雖竹頭木屑悉為公助板築運甓率身先之非有燕操
深計弗能其得人歟今制館以皇華名蓋取詩周爰咨詢之義
職以詢苦樂察淑慝為觀風計意至良也後世以迎餞隆簡為
喜怒甚或轉毀謷於雌黃者非古也浠川路交南北執贄投館
者旁午堅茲鵬舉造驛之賢之勤其亦有追古而擇焉否也雖
然地與材有遇不遇皆係于彼者若夫養性情持名節植綱常
于上無欺于下無詹于心無愧有所以宜於家邦福于黎庶者

則吾人所自致而吾輩當勉之矣旅夕孤燈引杯對酌以是應鵬舉曰善遂伐石書爲記且以脩葺救輔冀後之人允共成厥美者咸刻氏姓于碑陰楹架廣袤之數別圖具焉蓋經始於弘治十一年四月以是年七月訖工僅三越月云鵬舉名翰別號無逸南昌人也

巴河鎮王公堤記節文

陳瓚閩人教諭

蘄水縣七十里鎮曰巴河爲江淮鄂岳光蔡之衝要持節游宦覽勝觀光與夫商賈工藝往者轄連踵接殆無虛日其地北阻高山大江經其南湖水衝其東石潭遶其西蓋水鄉也方夏潦雨江漲瀰漫縈紆罔施舟楫冬則雨雪水凍泥淖坎壈實難貿乘人咸病焉久欲築堤未能也正德甲戌成都王侯來丞是邑道出巴河目染民病嘆曰古之爲政固有以橋壞爲已過而償

民覆租請以身填其盆堤之決而自廬堤上者吾安所辭吾責焉
視篆之餘首捐金二十爲吏民倡眞武廟道士胡覺照董其役
既而貳君傅君判簿郎君幕賓王君及家居於是經行於是商賈
於是者咸分餘貲以相厥功今年四月堤成自江滸抵鎮市凡
長三十丈廣五尋高一丈甃用條石灰以樹栁一方之人曰此
王公惠政也名王公堤休寧商人金顯寧主佐者目覩其盛捐
金爲亭請予文以記侯名伯字希召號棠軒成都灌人登戊午
賢科

回風磯萬工堤記 節文　屈伸 鄱陽人 僉事

胡奎景槩爲黄之蘄水令凡有便於民者輙舉而興之有爲
民患害者務去而脩之去秋予自貴州之京道經于蘄會胡君
于回風之磯見磯水洄漩激湧巨浪峭石巖巖屹峙中流心甚

怖慄惟恐舟楫遭之傾危也又見磯上一港甚闊內通圻湖之長港外接大江之洄流又懼過客罹於沒溺之禍焉於是胡君喟然歎曰斯磯雖險乃在大江舟楫或可遠行而避之未若斯港當乎要衝而爲人害者多也斯港始自近代漁人拽船來往遂成小溝再被龍水衝决遂爲大港其水之以舟濟溺死者不可勝紀君歸語同寅貳尹內江李蔚判簿古歙王輔掌史嘉禾金鼎僉曰斯港之爲民患久矣乃謀以竹籠籌石塞港之上口使湖水不流于江取土以塡實其港俾江流不入于湖二水各分其地得平然後命耆老謝君安黃伯恭涂得義董天丁築堤以便行人經始于乙丑十月之朔迄成於次年三月之望計人工以萬數遂名之曰萬工堤乃立廟磯上以祀江神用壓水怪之爲害者予舟回復駐楫磯上胡君顧公記之

浮橋記 節文

程敏政 休寧人 詹事

天下事有可已而不已者有不可已而已者皆非也可已而不已則爲民不可已而已則縣事君子之從政也必酌其中以爲蘄水有渡在縣之南門當驛路之衝每入冬架木爲橋春漲作則橋壞而濟以舟舟不勝載隨溺隨之秋水涸而灘磧露則橋不時成舟不即達歲費白金十斤責以渡夫而民恒病涉焉爲歲滋久莫或究心徽之婺源潘君玨知蘄水縣事嘗祗謁宣聖廟進其師生與語而前教諭周同倫訓導楊復初周寛暨諸生王泰等首以是爲言盖渡當儒學前故悉其事而君亦首肯心計曰是必爲浮橋使守者歛放有時庶可久也會巡撫都憲馬公來有令諏縣興革事君以狀上報可即令耆民游泰度河面之廣狹以文計者六十計歲造之常費不足以給募之義民

捐金以佐官而君又恐吏之有所朘削也親往視役命僧會悟
智市材鐵集工力肇功於弘治戊申七月訖事於十月每艘縱
若干尺衡若干尺砌以巨板繫以鐵維長與河等歲益夫四人
水平則放以渡漲起則斂以俟東西往來者履坦途行者歌呼
居者慶嘆以爲永利實殆自今非賢令君之究心民事節其勞
而科其費莫與致此於是寬與令教諭傅楫訓導徐文賢暨諸
生汪倫等具其事以請記於戲此非事之出於不可已者哉惟
事之出於不可已者則所爲者皆義而非利言於上聽之而不
撓倡其下應之而不譁謀之同行之果而成之亟利之大有如
此者彼無所酌於事之中制則或坐而任其事之隳或起而爲
其民之厲又何擇乎義利之說而辯論夫君子之識哉君字汝
玉徽之婺源人也

新建聚民倉記

李承芳 嘉魚人 評事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管仲曰守國者守穀而已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

國家後世之為治者忠於為人用其法而良焉心於為己倖其法而姦焉民之死生國之興衰實係之水旱不聞豐凶弁誅用其力不遺其時盡其求不遺其法吾楚茲數年以來民之苦困可勝道哉以此觀之九州可知也雖然九州亦大矣為 國家培植根本而清明王者之所天者果無其人哉仲伯者之佐也收其利權於己離民喪邦而所以啓之者誰歟衣帛食肉不飢不寒而使之者誰歟軻王者之佐也行其言而利其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新安潘君珏以甲辰進士宰蘄水至今乙卯九年于
兹矣予嘗道蘄蘄父老羅滿金等相率而詣予曰而令公祭之
問毫積寸升貴則吾與賤則吾收義以入之仁以散之信以守
之智以藏之倉以日開廩以日實乃者又於治所之北郭間再
開而再實為屋者二十有六間扁曰聚民內外完密不翅大賈
富家之有成令之守法勤民上下執知是吾民相率伐石請能
言君子而文之敢以屬公予曰王者之佐吾不得而見之矣守
中古之法者得見焉吾能為天下忘言乎乃記之

泉辯

謝朝宣

有水出蘄邑鳳棲山下茶經為天下第三家信平曰此張又新
煎茶水記非茶經也按記載李季卿謂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
云得之陸羽口授又劉伯芻以蘇州虎丘寺水為第三不取蘭

溪石水歐陽永叔辨其背與茶經不合茶經論水惡停浸而喜泉源故曰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山水取乳泉石池漫流者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噫蘭溪石水尚未可信況鳳山之泉乎一統誌郡昔云泉有鳳棲山下盖因彥脩有石髓流香出鳳山之句云爾王禹偁之詩未嘗指言何處惟李文秉詩云為愛蘭溪始發源與記正合考之舊誌蘄水縣初名浠水後改蘭溪屬蘄州又考蘭溪石水為第三不言鳳山之泉水為第三天下第三泉在蘭溪而不在鳳山明矣嘗取二水及清泉水浠川水江水洗筆池水效又新較之江水輕洗筆池水又輕四水雖相若惟蘭溪者厥色如醴味頗淳耳又與之清不類曩嘗較惠山虎丘及鎮江之水亦然決以蘭溪石水為真況此水前以名邑猶號溪潭在今蘭溪

驛東數里南嶽廟後潭有乳泉津津漫出宜爲羽取張又新云
云非歐陽子所知矣乃敢謬著其說如此并詩二絕以寓鄙意宋
人謂千里寄水恐啓好奇之弊予今辯泉非好奇也欲復羽泉
之舊而已然則鳳泉亦無取乎曰次也清泉抑又次焉鳳泉流
清泉正悪停浸而喜泉源羽之說後之君子味泉知羽必將有
取於斯焉

羅田縣

國朝

新遷儒學記 節文　沈鍾 金陵人 副使

弘治丙辰九月既望有儒生羅田余大德胡大本同踵予門曰敝學頹古渝羅侯勳新遷告成敢以記請予退老林下頗稱闕公家事懇辭二生竟致書于予予覽之始知其學蓋如書有發有與云者肅即其發興之故而言曰羅田學舊在邑東官渡河之滸比歲逢潦衝突棟瓦隨以飄没弘治戊申羅侯下車初慨然咨嗟迺謀諸教諭張瓊訓導朱鑑袁英廩膳生胡大倫董冀一新之遂申請諸當道僉可之爰擇邑之鄢厚巷境勝而龜吉輙市材鳩工凡百費悉勸助于多貲而好義者之室一無所侵於民檄義民胡月臨周文鄒榮富冀求璜胡大剛程仲信董學

洙胡大詔董之經始於辛亥二月訖工於十一月維時大成殿東西廡戟門櫺星門與夫明倫堂兩齋膳堂號舍是類罔不蔚然就緒聖賢肖像一皆歸於其中此其學之廢興之故有若是者傳曰不有所廢焉有所興然而難易則爲是學也廢於河衆俄頃耳何其易興於羅侯彌歷歲月而後已何其難且學之難易廢興固然矣至於諸生之爲學也亦然蓋乎視以爲難而不易而不之學矣夫不以爲難而不易而之學焉遷自科目斯有光於其學無愧負於羅侯遷學之盛心矣邑侯名勲蜀永川人丁未進士

蘄州

宋

學官題名記

朱熹

乾道八年秋子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爲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致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志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宗思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千里宗思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退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地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于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領州符

者宗愚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宗愚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子之書以求義理之要又考之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爲口力有程不躐不惰操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使之知所以明善脩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緩焉而不急是既又禮其上之賢而有德者而與其居凡學之教悉使聽焉由是歡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宗愚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礱石於堂掇前爲是官者得自其人以下若干名氏歲月刻之而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宗愚之教可能也而其所教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不以宗愚之說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及是皆宜言以詔於後蓋非獨能繼宗愚而居此者有當考法抑亦承流

千里而師其民者所宜知也於是爲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

蘄州廟學重修記　節文　萬安　眉州人　少師

天順五年辛巳蘄州知州趙侯重建廟學請予記之按蘄本漢蘄春國後爲郡爲縣不一後周始改爲州　國朝洪武初爲府尋復爲州然蘄州之有學則自宋景定癸亥始蓋自漢以來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置州縣始立廟通祀孔子然蘄之學雖起於宋而其學之有廟則固始於唐矣　國朝混一天下詔自京師及海隅郡縣咸建廟學而蘄州廟學寔知府古安善重建[illegible]然規制卑隘且歲久頹弊戊寅侯來爲州遂謀及僚屬於是[illegible]與合謀市材鳩工始建大成殿東西兩廡戟門櫺星門雕塑聖賢遺象次建明倫堂進德修業時習三齋及賓客之位會饌之

舍至於庖廩咸以次備完輪奐甚美規模適加始成祀聖育賢
之所而湖南北廟學莫有踰此者矣是役也以庚辰夏四月訖
工僅十越月而成迺二月丁丑侯率僚屬及諸生行釋菜禮退
郎學丁寧諸生砥礪行業期其有成侯名應隆字文盛於時從
其事者同知淮安王倫判官覃懷武信也若耆老勤督匠氏効
力者其名氏悉列碑陰云

修廣廟學記節文　錢珊 潛梁人 都御史

蘄之儒學在州治之東背麒麟山面江漢而趾通衢肇于宋燬
于元復于我　國朝與孔子廟規制咸備餘百二十年于茲守
左安善錢敏王坦趙應隆薛瀓其創以修者多入于徽廟篇
甚且左逼於官民家參以非其鬼之祠不可以尺寸展諸弟子
升堂齋服師訓退而會講或得息焉所與者在宋時守李誠之

及明通判秦鉅後先捍金元兵力不支死之王珩有事斷巷
撫司會孔彥舟謀逆以罵遇害四侯之忠節學政有關欲祀
之以表以式而未能者弘治五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樂安謝公
綬進分巡按察僉事蕭山富君玹及知州山陽楊淮而言曰修
虞有　明詔矧得之為有財綬當主之君葺其相以成玹曰敢
如命時祠已據法撤去聯屬數家適議徙悉來售酬其直以
丈計橫盈十而加二縱倍橫之數而加三併之以秩隆殺繚之
以堵高堅中搆講堂五間南向扁曰麗澤前翼栖息旁西十八
間東西相向門三間西向扁曰道義旁絕處仍限以堵外搆祠
三間另門道出入用妥四侯之神扁曰四節其廟學之殿堂之
齋廡之門庖倉庫凡棟梁榱桷板檻之腐折者蓋瓦級甎灰堊
之破損者以至繪素之解駁不鮮者一切易以堅良仍舊增新

規制益備且弘矣其費白金五百五十餘兩米二百餘石酌官民之當取者而非正供非橫歛力亦擇其班役于官者用之始事於秋九月至冬十二月訖工淮率同知鄭斯學正袁珽訓導楊浩衛永昌輩請爲記珊共惟我朝　聖聖相承稽古右文置學立師徧郡縣簡俊秀充弟子員聚而敎之所以瞻仰聖賢申申夭夭誾誾侃侃嵓巖之氣象所講讀易書詩禮春秋之文字所明所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驗諸心身而有得形諸詞說而不悖推諸國家天下而可行從而厚稟餼以養之公貢舉以登之班爵祿以用之是則爲之無異處教之無異術取之無異途矣廟學之所以修廣要非美觀聽而已幸相與深鑒而勉進之師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學處爲正士以善其俗出爲名臣以善其治雖遇變臨危成仁取義亦非所

難夫然斯有以光衍我　國朝人文之光而於教養之恩作新之圖均不負矣叙成績揚休風以爲來勸固不可少也庸書以復

重建烈士王公廟記 郡文

金銑 淮安人 知州

天地剛直之氣稟之以生人與物皆然也而人得其全能全剛直之氣奮百世而特立者又豪傑其人也是氣處乎古世之常泯無形跡之可見聞及其遭大變臨大節而發焉則死生榮辱之境以定於胷中不死而辱不生而榮則何外物足以動其心而奪其志哉是故於夏而發也爲龍逢於殷而發也爲比干於楚而發也爲屈原於唐而發也爲張巡爲許遠爲顏魯公於宋而發也爲文天祥爲王蓋爲王彥明之數君子也安於臣節以死爲事所謂能全其剛直之氣奮百世而特立者也自逢及蓋

史書之廟祀之名公鉅儒爲之詩歌爲之傳記以稱美之刻於石登于方策後世得以景仰而羡慕者良有以也惟彥明死節以來史失其傳廟燬於火未聞名公鉅儒爲之詩歌傳記以刻於石登於方策剛直之氣不得白於天下其豈諸人心塞乎天地之間固自若也是蓋不以暫而存久而泯也銑承命來蘄隷蘄圖經考古名宦將師法之者得公焉公未詳何許人守蘄有德惠在民當元兵壓境忠義不屈拒戰日久粮盡民不忍叛未幾城陷公挈其妻子登大艦於州西隆磯慷慨鑿艦而沒之蘄民哀而思之尊爲烈士立廟於磯榜曰烈士王公之廟歲時祀之遂諭諸父老僉曰故廟卑隘弗稱逼于民居數罹於火不可以十稔遺址鞠爲草莽亦已久矣予聞而感其心謀於僚屬同知淮陽王倫湞南趙和判官西蜀王錦吏目陝右王材相與捐

停市其民居以益其地東撤周行西抵大江袤計七十餘丈廣三十餘丈新其廟貌路有門圜以牆經始於景泰癸酉秋越明年冬十一月甲子落成予與僚寀率父老拜瞻廟下咸喜公剛直之氣禀然如生因請書其事以刻于石遂書之并系以詩俾蘄之人歌以祀公其辭曰彼都兮烈士全天地兮正氣視殺身兮如歸凜秋霜兮忠義隆磯兮蘄巖壽宮兮新制在祀典兮有徵矧綱常兮攸繫洋洋兮格思驂騑兮孔熾載雲旗兮委蛇繪靈衣兮經麗奠桂酒兮椒漿神樂康兮必顧歆福兮錫民永廟祀兮百世

費神行祠記

余寅 吳松人 知縣

神費姓名光輝父元昇母劉氏居蘄州之大明山元昇嘗出耕劉氏餉之道遇雷電晦冥風雨驟至劉眩而霧龍聚浹體既而

有娠後有僧詣門出異藥語劉氏曰服之三年當產維唐之貞觀四年六月二日平旦而神生焉少不飲母乳天性頴悟四歲就學通諸書七歲靈異彰變間與諸兒澡於澗澗水湧溢逆流諸子告於師師知靈異伺夜聽窺之見黃龍盤伏于床益異之未幾雲霧四合雷霆激空化爲黃龍而去時唐貞觀十年七月十七日鄞人仰瞻思慕不已乃建廟宇于山巖時致祭或言新羅國僧祖佚績行累功道成遊南溟處淵宮而五龍造謁大江淮水之間金沙之大明鍾西竺鷲峯之秀蓋往在之神郎祖佚之化身也神生時五龍自山頂湧穴而出朝之三穴清澈不竭不溢號靈泉久而湮其二泉今止存中穴之泉凡遇旱魃遠近郡邑皆奉錢致幣鼓樂迎泉以禱之茸雨輒應先是累朝賜贈廟號至宋時封昭化侯維　大明己酉郡廟災毀郡守徐麟世

[illegible]者奉神維謹國初命發營臣分道徼饒寇兵圍城麟禱于神
[illegible]民兵一鼓勦絶及令守河南夜寇至復禱于神益獲俘首
神之感應類如此麟拜　特恩就祿養親歡州人榮之謂神福
之也遂捐己帑構殿宇維歲六月二日遵典致祭吳松余寅恭
君邑長虞學僚友齋宿靈營恪恭乃職祀事既畢爰詢神跡歷
竊所聞用鐫於石以揚神休復作迎享送神曲祭之俾歡之人
祭而歌之庶乎人感而神格也其辭曰電熛舉兮雷闐闐雲蔚
蔚兮從群仙夜光皎兮如月儵兮登于几筵羅羞蔬兮酌酒醴
兮蠻神兮歆民喜神醉飽兮遨嬉淵渟渟兮樹參差山叢深兮
神往民愁思兮恍惚下不在淵兮中不在田皇剡兮高馳冲天
嗚號嘘兮攀援神知民思兮復來還阪無乾旱兮隰無浸淫施
豐澤兮年穀稔魑魅投裔兮癘消牲潔粢盛兮何千萬年

四見亭記節文　劉廷閶安福人

蘄陽郡治負麒麟山自山之麓纍石十級委折以升至於山之巔有亭曰四見今郡守雲南李崇祖所重建也亭之高仰瞰城郭廛居鱗次若在淵谷岷山嶓冢之流洞庭雲夢之匯合集奔放滔滔汹汹千數百里而來索帶洲渚橫流於亭之前而後紆徐以東吉吳蜀荆陽之山高者插霄漢遠者隱烟霧見者龍驤伏者虎踞莫不出奇獻秀畢赴乎軒楯之側至於林廬之隱見溝塍之分畫原隰之衺街衢里之衝從凭几而覩迎在目睫於是一郡之勝既畢萃於斯亭矣按圖志郡有舊址在廣教山去州西北五十里蘄水界其陰水北白雲山有四見亭則故范忠宣公純仁所名也宋治平中忠宣以御史言事出守是邦暇日升白雲高處徬徨顧瞻而樂之山僧爲之作亭忠宣喜而名之

而屬郡士林斂功爲之記其後郡治荐罹兵燹轉徙不常至是易
所而至於今治凡城之廨宇里閭臺榭之觀釋老氏之居悉遷
於治而不易其故名故麒麟山之亭非復白雲之比而四見有
偏猶仍其舊甚焉然其爲室卑陋弗稱歲久且圮李侯爲郡牧恤
民隱祛吏蠧期年之間弊除廢舉闔郡大治迺力撤故亭而新
之于時僕自江右校藝還泝李侯邀余舟宿江之滸設觴豆於
亭上曰亭成子適至宜文以記予辭不獲則爲敘其顛末
之故以示來者

崇賢祠記　邵寶 無錫人 侍郎

蘄州儒學有祠祠其故學正莆田敬齋林先生先生去蘄若干
年矣其生也固祠其歿也春秋鄉飲焉至于今不衰仕蘄之君子
謂是舉也義不可弗繼乃葺其祠之敝益加崇奉而使來請記

其事實也善夫聞之至是作而嘆曰於戲矣此古之遺教也夫古之教者蓋教之以學率之以行格之以規決之以恩裁之以義而分不與焉非忍夫分也徒分不足以爲教教之本立矣則分也乃吾教之所以分也分益以尊功益以深而恩益以切蓋有林先生之教則有蘄諸生之思觀其所思而教于是乎可知矣非古之遺而今乃有是哉今學校之師例出銓注莫餘序子蓋分相與也始先生至蘄諸生事之亦以其分而已矣久而資其學焉曰先生吾師也久而服其行焉曰先生吾師也久而安其規焉懷其恩焉畏其義焉曰先生吾師也是雖不吾滋固將輕千里而從之況以　朝命而來哉於是凡蘄諸生無長幼後先翕然以歸論者蘇湖之風復見于蘄而先生擢揚州教授去矣此祠之所以作也嗇不及見先生見其孫中丞公出故太常

少卿贈禮部侍郎林公文所爲先生墓碑謂先生始爲諸生學成未出提學高公發而後舉及會試得乙榜例授學職或勸之辭不聽卒以教顯其校文惟以義理無少遷就時稱得人至以義養歸自楊尚未老也郡守岳蒙泉嘗訪之則答餽之財辭予之田辭蓋其少也敏而重其壯也順而莊其老也靜而廉遜其學行有古之遺焉以是爲歡之師其歸也非抗其恩也非徇其義也非激吾所謂古之遺教固在是矣歡之諸生曰先生吾師先生吾師豈過也哉夫鄉先生殁則祭于社古之道也今歡之爲祠實取諸此而義起焉者視尋常名宦之舉相去遠矣且學校達天下而祠其師如歡者乃不多見歡之師在先生後先七慮百人而惟先生是祠蓋功深思遠自有不能已者而豈徒分所能致哉記禮者謂學莫難於嚴師而極其效至于民之敬

學其于師去而祠沒而饗其爲嚴至矣推是心焉爲子必嚴其父爲臣必嚴其君固將興起于斯豈直知學之敬而已哉然則是舉也其亦古之遺先生諱宗字存敬號敬齋其自號系出唐九牧若干傳而至先生中丞公文章德行望在海内蓋古遺才君子推其所自亦必歸諸先生云

崇賢祠祭文

林俊 蒲田人 都御史

於赫吾祖嗣徽前閩金精玉潔若介蘭蕙綺句摛詞蛟騰海立論鄉進秀青紫拾命與時佐僅弟子師枅櫨棄補成室異葩爍爍文光星流電激紀德祀賢靈祠孔飾俊龔森庇廡詒覓員天心敢負白日青天真風聿懷浮榮伊謝過莫一觴以告地下嗚呼謂孫猶逸林莽犯風濤而底于[illegible] 自天申命 黃紙臨門不敢有抗也歷彭蠡泝溢城弔望舉桑白邁之遺迹不得一下

內愧也靳不數舍我祖之生祠在焉一尊祠下斯生亦僅斯日
無已綣勤不可得也熱淚汪汪西顧欲絕臨風齋情伏與祖訣
吾家家範惟孝惟忠亦有出處道在中庸孫其敢越乎孫其敢
越乎嗚呼尚享

黄梅縣

元

宣聖遺像碑記　陳可大教諭

至治二年春沔陽之景陵簿靳良叔以公務抵江陵遊玄妙觀見唐吳道子圖形碑勁而古觀恭而安摩挲審視而知爲宣聖燕居之像詰其由黄冠曰邇有當道執政者羅紐封識走京師代不進鞭策數回愈退却令皂隷視之報深石有像遂起而輦致於此靳歸所治以告寮属幕佐閻景山力勸移文取於江陵崇文閣住回打碑像以歸泰定丙寅秋余職梅庠閻君能言其事之本末甚悉一日於李和甫家塾得其像暨之令尹景山寺公躍然以喜而感亦顧之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吳生神筆也千載陸沉復見今日仰先聖之靈昭昭赫赫遺像所在白

有神物爲之守護而撝呵視隨文鎮石之語亦固甚矣於是有
巳俾命工勒像于碑石人人瞻仰乎中申夭夭之容如獲親炙
之父者焉噫盛哉周宣岐陽之石鼓復見於鳳翔之宣廟餘慶
之力也今令尹景山勒石之心餘慶之力也可大謹敘其事而
爲之記

儒學田土祭器碑記　　郭友直 天寧路總管

嘗謂教養所以興學禮器所以將誠教養偏廢則學不興禮器
不備則誠不盡皆守臣攻職之所以盡其責也故學有餼廩以
充其歲用者贍師生供祀事而已俾之不以饑寒累其心而後
禮義之治足以行其教苟爲無養則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
禮義哉甚矣教養之不偏廢也然有其禮無其器禮猶不足以
於前豈潔無以陳於上則雖致敬以有禮而祀之誠有不盡者

矣教養兼舉禮器兼備賢守之自責固如是之用心也晉守[illegible]君誠齋爲黃梅尹日以學校爲心慨宮殿廊廡頹毀不稱治[illegible]之二年悉徹其弊而新之始鑄銅爲器以供祀事又慮職教者傳替不一田土或湮無以爲養舊有圖形砧基簿籍歲久蘇弊或會緣爲姦後難以徵於是勘劵明正列田土條段及祭器之目鏤諸石盖欲盡其責於學而教養祀事之永傳也故述其畧以記歲月且以示勸於後云

本朝

新修儒學記

黎淳 華容人 尚書

謹按成化六年夏五月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繁昌吳琛[illegible]巡撫湖廣下車之初奉揚德意興墜補廢自學暨凡公署祀[illegible]竟完圖新政化維時守令有哲有昏有最有怠或連數州[illegible]

罔就緒罰亦隨行惟新淦戴侯中孫丙戌名進士令黃[illegible]
厥官也事上使下絜矩有方疏滯植仰救法中度踰年[illegible]
柔隱絀法舒政既大通乃制貸財就工役勸民助官以己丑十
二月甲戌首建明倫堂東西兩齋各五楹堂崇二丈深二丈[illegible]
尺廣五丈五尺又募義官余亮富民嚴文爱及其弟武相其成[illegible]
深亞等用丹銘錢渭司其事前建大成殿東西兩廡亦各五[illegible]
序坐先賢木主陳列器几則託汪才徐鏞周浩董之殿之制[illegible]
於堂廡之儀減於殿又前建戟門欞星門左為儒門則委[illegible]
金輝余文陶求信監之視舊規為美觀矣九閱月而畢[illegible]
道得所釋奠禮成[illegible]通明作暗敬憚次以餘力恢宏舊[illegible]
基暨縣治聽事暨諸壇壝經理置郵之宇儆水之司合[illegible]
屋百度畢具未幾都憲臨焉入其郊無情豊進其郭[illegible]

其公堂無嚚訟愆洛臨其學宮師勸教弟子勤學儀文制度蔚
乎足觀父老仰迓于旄而稽首曰下邑之廢於學也久矣惟我
侯克共厥職急先務因民良心而感動之費之欲以成其材勞
之欲以導其利以故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利也吾
儕今獲知聖道當共行王化當共遵三綱五常當共由之而不
可一日廢宰在斯學敢具以聞都憲公曰然誠有光於進士甲
科者雖微爾言吾固將表揚之以為群吏勸遂錄其政績薦于
朝明年夏繡斧再臨而侯之召命來矣都憲又曰君子樂善無
窮盍銘茲德以告太史氏而刊之碑于是教諭鍾定安訓導吉完
俾余浩來請予曰美哉黃梅山川之靈於地也往年大江雪漲
吾泛舟上下遠而望之見德章龍平馮茂破額烏牙諸山卷舒
雲霞設送迎日月而爭奇競秀于萬里雲霄之表晴焉障屏之麗

錦也晦焉樓閣之迷煙也吾意其山神靈蓄洩必鍾于人其亂時英豪奮起而戰爭豈無奇謀忠勇之士出而仗義立節及入治朝賢儁奮庸又豈無道德之儒真良之輔生而弼化長民然博攷載籍無聞焉惟一二釋氏子乃椎稱斯士若尊其神靈者何歟夫豈山川之靈豐在外說而獨嗇于吾儒正脉與抑亦有之而傳記小說失于傳聞歟無寧人心之靈惑於他道無學校之教以開之雖有山川之靈莫能顯也仰惟天德宗文幸都憲公隆儒以振其綱幸督學憲副嚴公申飭教條以肅其紀又幸有諸賢侯成此風化之基百年文運復一新矣吾嘗盡取山川之靈還于爾學必有傑才科第騰芳閭俾異端消滅氣化我同盟務敬勗焉銘曰　有嘉漸學戴侯所葺孰振厥綱都臺有檄厥初卑隘上陋旁穿燥濕不降神罔降貲乃漸斯堂人安其業

完帶縉紳左訓是式乃完斯廟神妥眞靈罇俎旂章粢稷在庭
金節煒煌都臺來涖惟德之造師儒咸會都臺有心昭格神人
維能懋德庸激衆勤咨爾名山越聲嘉水安奠此邦歳崇祀禮
爾靈在地峻極于天弗鍾於人精爽昌宣都臺有心山川鑒燭
宜配嵩高甫申是毓奎壁騰輝江漢發祥群賢福國手秉聿彰
後之諸侯毋替成績太史作辭永歌帝力

重建城隍廟記 節文

金寬 文江人 教諭

黃梅城隍廟在邑治西北明月橋右西對西池塘而遠向盧匡之峯後接多雲之麓而近環大港之清流亦名勝地也舊廟堂及兩廡門垣俱朽壞不堪者累年矣成化乙巳朱君璧以進士奉命來知邑事首謁斯廟慨然歎曰廟若爾其何以妥神靈而奉祀事乎越三載政興教舉民和物阜乃下令毀淫祠野寺凡

若干處廢龍舟十餘艘使民皆崇正道而遠邪術一日遊于村見古廟五間軒延豁豪可爲堂遂命工移置于斯以其他祠寺所廢瓦木復營兩廡各五間正門三間堂之左別構齋所三間門之前增廣道路俾寬平可馳制度規模煥然維新視昔蓋百倍矣經始於丁未冬十月越明年戊申而廟成縣丞任君讓主簿文君英周君彥高實贊相之而董其事者則義官許君暹也朱君此舉豈獨有功於神哉其所以正人心而轉移風俗者正在於斯也蓋楚俗多尚鬼異而黃梅亦然民于祀典罔知崇尚而淫祠野寺乃至傾產以奉時或喧騰至萬餘人雖士夫以正倡之未之或變予未嘗不重爲時俗悼焉爲有司者非爲莫之禁顧亦駕御徃謁以爲民先惟恐或後其爲民害可勝言哉多見其不智也朱君集一邑之淫祠野寺一掃而空之且以財營

治典祀神廟及諸公署人心可謂正矣風俗可謂變矣其轉移皷舞之機有不在于步君乎監生石君信輩暨邑中長者思其功之不可泯乃爲之購石屬余記其事云

白湖渡新橋記 訓導

徐霖 金谿人 知府

去黄梅一舍許有白湖其源濫觴于蘄陽廣濟諸山而滙于太白白湖太白之枝派也湖之上舊有渡渡當南北要衝驛傳之往來遠近之負販租税之輸納匪此弗達春夏潦盈以小舟往往運載不勝秋冬潦涸涉以徒步則又泥濘莫則喧競咨嗟行者病焉成化乙巳秋樂平朱璧廷獻以進士宰茲邑號于衆曰維茲白湖實邑大弊梁以鉅石庶克堅久工費重大弗資于有力厥觀罔成衆曰諸侯乃選于衆得冠帶義官陳哲張景付以董理之責募四鄉耆民馮景等隨其力之多寡爲工費之資又朋

年而梁告成梁之基撅以松木四圍甃以石板其下穴三甕門
不朴不華既堅且久侯膺顯擢去梁成十年于仲子行慶亦繼
侯武而致仕知衛事右君信大行人徐保君欽等相與謀曰玆梁
之建爲利匪小匪勤之石無以求侯之功石具而徵予以文乃
爲詩一通併刻之石俾往來之人歌之以不忘侯之功詩曰
白湖秋冬潦沸汚穽挽佛涉兇且肆我侯濟民後得輸堯樽甘芳
置通衢嶮巖鑿開得碔砆琢磨晶光瑕類無陽侯鞭笞神鬼懼
天吳紫鳳紛前驅屹然三門衆流趨翩翩車馬走萬夫呻吟以
謳病以甦我侯胷次吞江湖三千壘虞信孚痾疾痛切體
骨如怨引駒鷄喃雞如川味木瀨民人侯盛德良勤渠頡珉
勒石辭匪諛千秋萬載人在途毋忘書人在本

廣濟縣

本朝

廣濟遷儒學記 碑文　陳鳳梧 泰和人 提學僉事

廣濟爲邑介江黄之間地僻以簡部使過客者往往不至其境而學又加僻焉邑舊學在縣治東南五里許隔溪而遠淋潦時溢道途爲之弗通踰旬月齋舍就頹幾爲荒礫絃歌絶響鄉書無名盖數拾年弘治己未今山西憲副南昌陳公奎廣濟令謁廟顧而嘆曰學之弊久矣改遷之責其有待於予越明年辛酉百廢具興適率耆舊師生遍觀厥邑維治之東按察行臺與府館並列地勢爽塏四山環抱公曰學其在是乎衆志僉同不卜而協復度布政分司之左可以徙行臺廣濟驛之右可以遷府舘爰具顛末白于巡撫都御史韓公重巡按御史王公約暨藩臬諸公

咸是其議盧太守潘羅節推韓更從史之壬戌之春擇日鳩工
中建大成殿毀淫祠之材爲之前門左右廡後有堂有齋伐境
內古松柏爲之舊學之椽甓可用者擇之爲廨宇爲號舍粟米
則勸諸富室争出所有以食梓人力役則取諸審户口者與訟
之逮于官者凡甫數月而告成規模壯麗寔甲諸邑復於學之
左建鹿易堂以會饌蓋以鹿價易隙地而爲之也學之右建式
穀書館蓋以訓僚屬之子弟也乙丑初夏鳳梧奉　命典學于
楚聞公之賢聲籍甚既而公以遷學之費與名宦鄉賢之祀無
所自出欲收舊學歲利充之遂稽文以達予接其經久可圖著
爲定式至今賴之未幾公以御史徵去屬予官晉臬公以副憲
同僚寀相與道舊政公作而言曰賓濟學成矣而久弗記寔爲
缺典予有典學一日之雅曷辭焉是後祖之者士濬宋膺典史

[illegible]督工者義官李勝春也因託而並書之

一門三桂圖序　羅倫 狀元

今之登科類曰攀桂者說自唐以名榮也君子之榮也以德故昔賢品物以德其名爲楚渚之蘭彭澤之菊孤山之梅濂溪之蓮以德也說月中者起唐矣吾不得而知焉吾知者其德獨全其幽似蘭其潔似蓮其貞介似梅其堅似松栢其不凋似竹其後時獨立似菊其白似西方紅似南方黃似中央其香凡天下花莫能似群卉中桂即群聖中孔子也桂其全德也歟世之君子聯名桂籍者不以德焉吾桂之辱也夫桂盛於唐自出色者吾得二家焉若嘉興陸氏昌黎韓氏以德也然吾猶未見其全也宋之出色者多於唐若横渠張氏河南程氏新安朱氏桂之全德者也近世之桂盛矣或並生者或三五聯立者或叢聚如林

者凡天下之桂吾不知其幾千百也其出色者無幾也眞其庶乎吾桂之全德吾未知其何如廣濟陳氏之門有三桂焉楚產也其首出者傳先唐郎陳顯其繼生者則今戶部郎中陳愷廷彥及弟時彥焉吾求南都群桂中物色得之或謂予曰此似桂者非眞桂也吾見桂特不群似乎桂之端乘獨立者以告者豈其然也廷彥吾關閩之㠂汲伊洛之流以沃以培以大其本根以暢其支葉使天下之人無賢無不肖望而見之皆曰眞桂也則庶乎矣若徒榮以名而不以德焉雖多亦奚以爲榮哉君弟時彥其亦以是語之

興脩櫺星門記 節文

程敏政

弘治乙卯三月朔得鄉里舒君書來云祥與敎廣庠視學弗趙請於縣宰拉侯曰是學經久寖敝多矣如泮池則坍塌儀門之

深廣尺製以石使一不傾圮門左山逼塞隘削於西不足者補
前若復固之整一使之方正寬闊聖賢像舊儒舊陋不合古格
悉偷飾以肖身但標星門此處難於木植一有更作僅得四五
識栝齋圖之易如壽以石恐才力弗堪也侯曰有石則可明日適
東山得石復往議之侯欣然有作興之志僕亦嘗悉力於其中
遂經始於弘治庚戌孟冬之初畢工於辛亥七月甲辰也三間
如是過者設觀學自堂齋外無餘屋生徒多僑諸廊廡或寄於
僧家明年作號房於學宮之西圍十有六間落成由是士子肄
業有所居食息有常處也敢請一言以紀之侯名焞四明慈溪
人舒君名祥徽之縣人

黄州府文類 終

湖廣圖經志書卷之四